



德蕾莎修女（左）要到新加坡创办教会，王教建议她去看看许哲，于是两位德蕾莎见面了（许哲的英文名字也叫 Teresa），相谈甚欢。有鉴于印度贫童冬天无衣可穿，每当与人谈话时便一边编织毛衣，为他们添一分暖意。

# 目录

〈序〉世纪人瑞，生命活水◎孙安迪

〈序〉生命究竟应该拥有些什么？◎周进华

〈前言〉一个喜欢做工的女人

<b>第 I 部</b>	<b>全宇宙是我的家</b> .....	<b>9</b>
	爱邻如己的“人生观” .....	9
	超脱我执的“价值观” .....	13
	清净无欲的“长寿观” .....	17
<b>第 II 部</b>	<b>世纪传奇</b> .....	<b>24</b>
	一百年前 .....	24
	飘荡的年岁 .....	34
	远赴英国学护理 .....	46
	前往巴拉圭 .....	51
	来自故乡的呼唤 .....	59
	独立创办养老病院 .....	69
	她的手心有我的温暖 .....	78
	爱，永不止息 .....	87
<b>第 III 部</b>	<b>看见菩萨在人间</b> .....	<b>97</b>
	他亲众多，母亲一个 .....	97
	乘愿而来的菩萨 .....	121
	爱，就是信仰 .....	125
	一个学佛人眼中的许哲 .....	128
	〈后记〉在菩萨的怀抱里 .....	141
	〈附录〉许哲人事记 .....	153



〈推荐序〉

## 世纪人瑞 生命活水

台大医学院免疫学博士

台大主治医师 孙安迪

许哲女士，今年106岁，一生传奇。

笔者亲奶奶，数年前在东北辞世，享年百岁。也是一生良善，爱心传世。

而大陆“长寿王后”孔英女士，比光绪皇帝还大一岁，当一百二十七岁时，仍活动如常，其长寿秘诀有六：（1）烟酒不沾，（2）生活规律，（3）饮食清淡，（4）喜爱运动，（5）经常活动，（6）少发脾气。

唐代医学大家（药王）孙思邈活了101岁，养生之道有三：（1）精神方面－莫忧思，莫大怒，莫悲愁，莫大惧，莫跳让，莫多言，莫大笑。勿汲汲于所欲，勿悄悄怀愤恨。（2）饮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厨膳勿使脯肉过盈，即令俭约为佳；食毕摩腹、能除百病。（3）运动方面，人欲劳其形，百病不能生。

跨越三个世纪的蒋宋美龄夫人，105岁辞世。永远的蒋夫人长寿之道，主要还在于生活安宁，心情平静，笃信基督，有源源不断的“生命活水”，造成“身、心、灵”协调统合外，同样重要的还在于天赋异禀，以及有良好的遗传基因。

许哲女士已106岁高龄，还过着一日一餐的简朴生活，肤容犹似六十许，面貌慈悲，耳清目明，她的不老，见证了



爱的大能。许哲女士一生，慈悲存心，追求智慧。她27岁上小学，47岁学护理，67岁创办养老院，69岁学瑜珈，百岁学佛，一百岁更用功学中文，可说是大器晚成。许哲女士用毕生爱世人，并秉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外，自奉甚俭，但闻声救苦，仿佛乘愿而来的菩萨。笔者赞叹不已，自愧不如。笔者一向追求慈悲、智慧的生命原貌（慈悲还摆在智慧之前），并认为医师是利益众生并力行菩萨道的职业，但扪心自问，尚不能放下当下的一切，到偏远地区，无私无我的一生奉献“给”穷人；在追求卓越、开发智慧的同时，也不能安贫乐道、无欲无求。是故，赞叹不已，并重新省思生命的价值。

许哲女士一生身受母亲影响，以爱存心。

其母104岁高龄辞世，为其长寿奠定基石。许哲女士从小凌晨四、五点就早起，上山捡柴，并常勤走，不自觉锻炼了经络；69岁学习瑜珈、静坐、转瞬37年。这些经络锻炼，对调解神经-免疫-内分泌网络，对抗衰老有重要影响。也就是说，除了先天遗传和后天不生烦恼心及清净饮食外，长年静坐和瑜珈，也是世纪人瑞的生命活水。

许哲女士，从小信奉基督教、天主教，后习瑜珈，并于百岁修佛。但许哲说“爱人是我的信仰，良心是我的宗教”。许哲女士貌相慈悲，身形柔软，这当然和静坐瑜珈有关，和“经络”通畅有关。

所谓“佛”，就是对人的痛苦和烦恼的解脱者。实际上，它也是一种与“经络”有关的身体和心理状态之统一平衡。佛像安详放松的表情和姿势，说明佛的“经络”已经达到最



佳的状态。一般人如果“经络”没有疏通，是无法产生这种形象的。佛教中还有三十二相和八十随形好，其中如手足柔软相、皮肤细滑相、面具满足相等，与《黄帝内经》中的“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满，百岁乃得终”的描述完全相同。佛的状态，就是一种“经络”高度通畅的状态。处于这种状态时，人的身心可以达到完全的放松，进入绝对的安宁状态，而悟性达到对人生痛苦和烦恼的“解脱”。

“经络”是遍布人体全身的一个网络系统，其中最主要的是有十四条经脉线循行于人体，这十四条线为任脉、督脉、手三阴、手三阳、足三阳、足三阴，而经脉的许多分枝，称为络脉，经络系统控制血和气的运行流动，以维持全身各组织系统的正常功能。

现代医学、科学证明，“经络”是一条组织间隙和组织液相对丰富的低流组通道，是物质、能量、信息输送的管道。“经络”活络以后，脑功能开启，人体潜能激发，也就是佛家所说的“神通”。

许哲女士，一生中有太多的“心想事成”经验，例如，学瑜伽就是一个“心想事成”的美妙经验。“……许哲在静坐中见到一个人，虽然是陌生人，但许哲直觉知道那个人就是老师。”“1995年，高龄九十六岁的许哲决定前往印度，去拜访她的老师。当她来到印度的时候，正好是瑜伽团体开大会，在七万多人的大会上，有一个人走近许哲，拍拍她的肩。……许哲不禁跪地，俯身膜拜。“这么多人，你怎么知道我？”老师说：“你虽然没有见过我，但是我见过你，你



在静坐的时候，我常常陪着你一起静坐。你的窗户没有关，我时常来看你。”

许哲女士的慈悲心和追求智慧的力量，使她的生命散发能量，转动磁场，影响了周遭的人们。愿我们也能一起发大愿力，为净世爱人作出贡献。

〈序〉

## 生命究竟应该拥有些什么？

周大观文教基金会创办人 周进华

2002年五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时，在台北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大礼堂，周大观文教基金会（第五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得主许哲等一行，正与北一女全校师生展开一场世纪的生命对话：生命究竟应该拥有些什么？

许哲首先上场，英文夹杂中文娓娓道来：“1933年我担任德国驻香港通讯社秘书，有一天，我在朋友的邀约下到一家高级餐厅吃饭，那是一家装潢华丽的餐厅，柔美的灯光配上悠扬的古典音乐，晶莹剔透的高脚杯盛着香醇美味的葡萄酒，用餐情绪格外浪漫、愉悦。吃完饭走出餐馆，带着愉快的心情行走在萧萧的夜风中，突然，我发现一间旅馆的墙脚边站着一个老人，在昏暗的灯光下，那老人显得特别瘦弱且饥饿得发抖。那人伸手向我乞讨，指甲又黑又脏，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着实地猛刺了一下。他是我的兄弟，为什么我可以喝白兰地，而他却饿了好几天没饭吃？这世上，还有很多可怜的人没饭吃，我刚刚的那一餐饭钱，可以让许多穷人



吃好几天了。那天夜里，我回到住处，脱下身上华丽的衣裳，一件件地叠在床上，站在镜子面前，我看到镜子里有一个人，脸上有着美丽的妆；床上也有一个人，身着一件漂亮的衣裳；而真实的世界还有一个人，赤裸地站着。三个人，哪一个才是我？我心中有些迷惘。半夜又惊醒，一直自言自语：这个赤裸裸如初生婴儿般纯净的才应该是我。从那天以后，我不再多花一分钱在自己身上，如果我还是和以往一样，那多花一分钱，都是在掠夺我兄弟的钱。)许哲的话刚告一段落，大家自动起立用掌声表达共鸣与敬意。

因为1993年那一晚的发心，“我爱我的同胞，全宇宙是我家”“I love my fellow beings;the universe is my home.”便铭刻她的心中，穷苦的人，成为许哲心中最重要的人。北一女全校师生提问“健康快乐秘诀”，她不变的答案就是“给”，给穷人，给需要帮助的人。她日食一餐——生果蔬菜或一杯鲜奶，衣服都从旧衣堆取得，自奉甚俭，却把所有的金钱财物捐助给最需要的人，四处闻声济苦，比德蕾莎还德蕾莎，简直是现代活菩萨，却谦称她的宗教信仰就是爱人：无条件地爱人；她每天必须做的是静坐、布施、阅读、运动，每天谨守的则是不恶口、不生烦恼心，不猛心煮食、不吃肉、不沾咖啡、茶、酒。

2002年六月三日上午十时，在台北市立广慈博爱院康乐厅，周大观文教基金会应台北市政府之邀，合办“活着最好，有爱不老——新、台百龄人瑞大会师活动”，新加坡104岁的许哲表演瑜珈术，台湾95岁的王学上表演呼拉圈，轰动各界，当时国内外媒体记者又追问许哲“健康快乐秘诀”，



许哲答称：“做工，做人间义工。”今天起来今天做工，不停地做工。许哲的时间与精神，都给了人间苦难，常常忘我忘身，忘了今夕是何夕。她认为：“我并非单独来此世界，我有许多同伴，帮助他们是我的职责。”

许哲曾有一个贫困艰苦的童年，一直到27岁才上小学一年级，而面对第二次大战的悲惨状况，47时写信感动了英国护校校长，才获准入学研习护理课程八年——从生至死、从幼至老、从身至心，使她拥有更多的知识与能力，把全部生命奉献给需要的病人、老人，不论香港、重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以至南美洲的巴拉圭，都有她医护救人的足迹。许哲69岁学瑜伽，90多岁学佛，100岁更用功学中文，每一阶段的学习，都是超龄学生，是全球终身学习的最佳代言人。年龄始终不构成障碍，因为她强烈的学习欲望，让她超越年龄的极限，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

许哲常常自嘲：“我是一个只会扫地的女子。”她跨越三世纪，每天仍然默默奉献，那小小的身体，仿佛接通了宇宙的慈悲能量，源源不绝传递希望给每一位贫病困苦的人，不愧为“有爱不老的年轻人”。许哲的生命故事，深获周大观文教基金会“2002年全球热爱生命奖章评审委员会”的感动与肯定，从全球1563件征选者中脱颖而出，已于2002年五月二十五日“谐音我爱我”全球热爱生命日，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与来自全球十二位生命勇士，同获“2002年第五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周大观文教基金会为赞助许哲完成生命最后一个愿望：筹办一个家庭式的“心连心之家”（HEART TO HEART SERVICE），收容那些被遗弃的穷苦老人、少





女、儿童及受虐妇女，特别诚邀第三届全球生命文学创作奖得主宋芳绮，专程至新加坡为许哲写传，本书出版发行台湾以至全球版税点滴所得，悉数捐助许哲创办“心连心之家”，诚邀各界心连心、手携手，人手一册，大家一起拥抱有爱不老的许哲，让爱跨世纪，让爱传出去。

写于2004年二月二十二日周大观遗作《我还有一双脚》

澳州英文版出版发行回馈捐赠澳洲儿癌基金会前夕

〈前言〉 / 宋芳绮

## 一个喜欢做工的平凡女人

许哲，出生于中国，随着母亲流浪至马来西亚槟城，逃婚到香港，避难往重庆，赴英国学习护理，去巴拉圭服务穷人，晚年定居新加坡，创办养老病院照顾贫病老苦。她一生漂泊，四处流浪，充满传奇。

她倾听内心深处的呼唤，走自己人生的道路。

“哪里有穷人，我就往哪里去。”这是许哲的人生方向。

“我爱我的同胞，全宇宙是我家。”这是许哲的生命哲学。

106岁的许哲，英文名字是“德蕾莎（Teresa）”，梵文名字是“（爱）（Prema,爱人）”。

被新加坡人尊为国宝，她却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会扫地，喜欢做工的平凡女人。）

是的，她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一生所做的事都极为“平凡”：穷人肚子饿了，她给饭吃；病人没人照顾，她来照顾；



老人孤苦无依，她接到自己身边服侍，孩子们失去父母或遭遗弃，她照顾他们，供他们读书……。这些人，极其平凡地存在于社会的不同角落，但被一般社会大众忽略、遗忘，许哲视他们为至亲，随时探问，适时照顾。

她是新加坡孤独人士最贴心的亲人，所到之处，就像阳光一般，带来温暖、那和蔼笑容与亲切问候，让人觉得喜悦与平安。

她的行谊，正如净空法师所说：“不平常，就在极平常中升起。”

许哲的所思所行，超越了世俗的价值观，她不追求个人名利，不计较褒贬毁誉，只是尽自己的本份去爱一切，服务一切，日日欢喜、自在。她的平凡，是所有平凡人不容易做到的；她的行谊，展现出平凡中的不平凡。

新加坡人以拥有她为荣；天主教徒将她与（德蕾莎）修女相提并论；佛教徒认为她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她却依然说：“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



## I 全宇宙是我的家 爱邻如己的（人生观）

我不认为自己在帮助别人，

因为照顾穷人是我的责任。

爱人是我的信仰，良心是我的宗教。

许哲所走的是一条平凡、质朴的道路。

她认为，自己不是单独来到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同伴，都是兄弟姐妹，既然全宇宙都是一家人，自然应该相亲相爱。

爱人，是她的责任。

### 往穷人里去

印度的“德蕾莎”修女，一心一意为穷人中最穷的人服务，付出最大的爱心，用实际行动去服侍最需要照顾的人。

新加坡的“德蕾莎”许哲，哪里有穷人就往哪里去，她曾经孤苦无依，希望再也没有人受那种苦。

两位“德蕾莎”的生命特质如此接近，甚至连语言、行为、意念都十分相似。她们选择的是大多数人未能付出的爱，她们在穷苦的人与受苦的人之间服务，在这样一条平凡又质朴的道路上如实的向前走，不回头顾盼自己的行路是否



曾留下痕迹。

唯一不同的是，许哲不归属任何教团，不是为了“神”的旨意而奉献，她的付出单纯因为“爱邻如己”。她所做之事，都是凭一己之力，有一分做一分，有十分做十分，但尽能力与本份而已。

“德蕾莎”修女如此描述自己：“就我的使命来说，我属于全世界，就我的心而言，我完完全全属于耶稣的心灵。”

许哲则说：“我不认为自己在帮助别人，因为照顾穷人是我的责任。爱人是我的信仰，良心是我的宗教。”

曾经，印度的德蕾莎修女要到新加坡办教会，去拜会主教，主教建议她去看看许哲，两位“德蕾莎”在新加坡会面，相谈甚欢，灵犀相通！

于是，有人称许哲为“新加坡的德蕾莎”，但她不接受这个称号，因为这只是别人的意见，与她无关。她说：（由始至终，我就是我——许哲。）

## “爱人”的人生宗旨

在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中，许多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有一群不愿住进养老院的老人。他们把一生贡献给家人、社会，到了老年却孤身一人、贫苦无依。当许哲知道这些老人，她便悄悄地来到他们的身边。

“爱人”是许哲的人生宗旨，她的日常生活没有丝毫的浪费，钱在她眼中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那些无依无靠又没有人照顾的老人“这些人都比她年轻”。



许哲照顾老人的方式，除了开办养老病院，每个月还挨家挨户给这些不愿住进老人院的贫苦老人送食物、送钱，风雨无阻，甘之如饴。许哲的到访，不仅给予老人们物质上的帮助，更给予他们精神上的资粮。她亲切地与老人交谈，教他们做护理，安慰他们孤寂的心灵。

孤单的老人们日日翘首盼望着每个月这一天到来，等候的不是金钱或米、油、糖，而是许哲菩萨般慈悲的关怀。

## 我只是个乞丐头

走过一个世纪，许哲的一生都在付出，她从来没有想过“回报”。

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她曾遭遇挫折，但并不感到灰心或泄气，认为“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

曾经，她赴巴拉圭，为兄弟会组织无私奉献了八年，最后因为理念不同，被兄弟会的主事者无情地赶走，身无分文的她流落街头，但心中无怨，她说：“我去，本来就是不要钱的，我走，他们当然也没有必要给我钱。”最后，还是靠着妹妹的资助，才得以顺利回到槟城。

曾经，她收容、照顾不少孤儿或受虐儿，供这些孩子食宿、读书。这些孩子长大了，个个有不同的成就与发展。有人一生视她如母，恭敬尊重，时时念着许哲的养育之恩、培育之情。也有人忘恩负义，在社会上有了金钱地位后，便瞧不起她这样一个寒酸的老太太，即使路上相逢也视而不见。

许哲心中很坦然，她说：（我照顾他们，只是在做我应



该做的事。看到他们一个个事业有成、生活幸福，我就很开心了。他们还记不记得我，不重要。)

不管老弱病残，只要需要帮助，她就给予关心。她照顾人不求回报，还常开玩笑地向老人说：“你们不要谢我，我只是个乞丐头，去要东西来给你们大家。”

她丰富的生命之泉，涌出无私之水，滋润了无数贫病人士干涸的心灵。

## **我没有想要什么**

无欲无求的她，时时保持平静、快乐的心情。

遇到麻烦的事，尽量解决。若无法解决，便接受它，不会延续不高兴的心情，她说“把不高兴的情绪埋在心里，是负面的、不健康的。有许多人生气或不高兴，是因为想要的东西要不到，我没有想要什么，所以不会因为得不到而生气或失望。”

## **跨越宗教，爱是信仰**

她的心地质朴而单纯，因此没有矛盾与冲突。

虽然接触过不同宗教，信仰始终没有在她心中产生矛盾，因为“爱”是她的信仰。她自然而然地接受所有宗教的精髓，那就是“爱”，耶稣教她“爱邻如己”；印度的瑜珈老师给她“Prema（爱人）”的法名；净空法师新手书写“爱”字赠与，称赞她“不为自身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不同宗教的法水源流都是“爱”，她欢喜信受，如实修行。

曾经有人问她：“你学佛，求什么？”

她笑着回答：“我笨笨，不懂什么是学佛，但是净空法师叫我念阿弥陀佛，我念了，很欢喜。我念佛不是为了求自己的利益好处，念佛使我感到快乐，我也希望别人因此感到快乐。”

皈依了佛教，她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转变。修行上，她如实地念（阿弥陀佛）；生活上，她依然持续工作，照顾苦难的人。

## 超脱我执的（价值观）

礼不礼貌在我们的心，  
不在外表，不在穿着。  
我去见老人、穷人是这样穿，  
去见总统也是这样穿。

在许哲的价值观里，身外之物是不重要的。她的食衣住行如此简朴，屋里的陈设都是用了四、五十年的旧家具，鞋子一穿就是五十年。抹布用到破破烂烂，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丢，瓶瓶罐罐全收起来，一屋子的用品几乎都是“古董”。

自养老病院退休后，她搬到比较小的屋子，原本的家具放不下，有些必须丢弃，她舍不得，频频问义工们：（你们谁需这套沙发就送给谁，还很好用呢！）义工们个个微笑婉拒。



一位义工私下表示：“那套沙发补了又补，用胶带贴了又贴。过年期间，别人家里大扫除清出来的废弃家具都比她的还新呢！Sister实在非常惜福，一件东西只要能用，她不会随意丢掉。”

## 一视同仁

几十年来，她不曾为自己增添一件衣物，都是从别人丢弃的旧衣堆中挑选出来，一穿就是三、四十年。

曾经，义工看她的衣服太过陈旧简陋，以为她俭省舍不得买，便送了新衣服。她说：“衣服的功用是保暖，旧衣服穿起来舒服，我是做工的，不需要穿新衣服。”

别人的好意推辞不掉，便把新衣服收藏起来，等适当时机再送出去。义工们不解地问：“你为什么把新衣服送人，自己不穿？”她说：“我习惯穿旧衣，新衣服穿在身上，不自在。”

有一回，前新加坡总统黄金辉邀请许哲喝下午茶，她准备以平常穿着赴约。义工说：“Sister,总统要见你，这是很重要的场合，新闻媒体会来拍照，你还是穿新的衣服比较礼貌。”

她回答：“礼不礼貌在我们的心，不在外表，不在穿着。我去见老人、穷人是这样穿，去见总统也是这样穿。总统和老人都一样，没有谁比谁特别。他要见的是平平常常、真真实实的我，不是经过打扮、包装的我。”





## 尽形寿、献生命

她的衣服总是缝缝补补，真到了破烂不堪，便把破衣裁成一小块一小块碎布。义工们不解地问：“Sister,这衣服已经破成这样了，你还要它做什么？”她微笑地说：“这小碎布可缀连成一块踏脚布，自己用也好，送人也好！”

佛教《金刚经》中提到：“菩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许哲的思想、行为，正如经云。无我，所以不为自己求安乐，只愿众生得离苦；无人相、无众生相，所以她待人能一视同仁，没有贵贱尊卑的区别；无寿者相，所以不想自身的寿命长短，只求尽形寿、献生命。

在众人眼中，许哲就是菩萨的化身。

## 所有人都是手足、亲人

许哲对“我”是超越、淡然的，因此她面对生死也能自在超脱。

1973年，她的至亲姐弟妹三人在半年内相继去世，这种痛失手足的悲苦，是一般人承受不起的，她却视为平常。当时，高龄七十五岁的她，已知天命，深信因果，她知道姐姐、弟弟、妹妹一生无私奉献、济弱扶贫，死后必定是回到福乐安详的地方。



她说：“如果他们去的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我为什么要悲伤？我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将来我也会回去，我们会再团聚。”

世间大多数人之所以有痛苦、烦恼，是因为“我执”太重，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父母、我的兄弟、我的姐妹、我的工作、我的事业……，一切都以“我”为思想重心，一旦失去，便觉得顿失重心，无所依靠。

许哲无我，世上所有人都是手足、亲人，她不单单爱自己的亲手足，也爱所有的兄弟姐妹。

然而，许哲对生死有着超脱的胸怀，并非自然而成。她也经历过刻骨铭心痛失挚爱之恸。47岁时，她曾遇到一个知心伴侣，两人甚至论及婚嫁，男友却在空难中丧生。当下，她也痛，也苦。

而今，再提这段感情，问及她的心情，她平淡地说：“我是女人，那时候当然也会悲伤。不过，沉浸在悲伤里是没有用的，对自己没有帮助。现在看来，这一切都很平常，因为上天要我照顾很多人，不单是照顾一个家庭、一个男人，所以自然会有这样的结果。”

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许哲更接近“人性”，而非天赋“神性”；更让人觉得她是一位活在人间，可以学习效法的“典范”，而非不食人间烟火，超尘脱俗、遥不可及的“神”。



## 忏悔曾给别人造恶业的机会

许哲无我，却不是“人我不分”。她十分注重“因果”，对于义款的管理小心谨慎。她常说：“我一生没有赚钱，都是别人给的，这些钱是要用来帮助老人穷人，不是用在我身上。”她对自己极为俭省，对老人穷人却极为照顾。

有一回，许哲要出门，将义工送来的一笔义款放在抽屉里，随手将抽屉钥匙放在书柜里。回来后，她发现放在抽屉里的一百多块钱（相当台币两千多元）不翼而飞，为此相当自责。

当夜，在就寝前，她深深自省：“这笔钱是义款，没有收好是我失职，做事不认真。因为这样，让别人有了造恶业的机会，我该忏悔！”

第二天起，她扣减自己的食物，每天省下几毛钱，以补足被窃的一百多元。

## 清静无欲的（长寿观）

因我不想老，所以年轻

她强烈的学习欲望，

让她超越了年龄的限制，

永永远远不断追求新知。

见过许哲的人，都说她比实际年龄至少年轻三十岁，健



康状态则远远胜过许多年轻人。106岁的她，丝毫未见老态，令人不禁啧啧称奇。

何以能如此长寿？何以能如此健康？何以能如此年轻？

## 天公还要我做事

许哲说：“保持健康是因为不想生病、麻烦别人；关于长寿，那不是我自己求来的，天公还要我做事，我就做；要我回去，我就回去；至于年轻，因为我不想老，所以年轻。一切都是自自然然。”

身心清净的许哲，不烦不忧、常保安乐。她说：“我不吃不好的东西，不说不好的话，不想不做不好的事。”

清净的饮食观，是她长寿之方。

她说：“我一天只吃一餐；小时候没得吃，所以只吃一餐；当护士时因为忙，忙得忘了吃饭，所以吃一餐；现在，我自己选择吃一餐，因为我的身体只需要这么多。”

她认为，吃东西只是在维持身体所需，不在于吃多少、好吃不好吃。她是“素食主义”者。基本上吃生机食物，水果或蔬菜。如果有些食物需要烹调，她也绝不猛火煮食，因为食物一经过大火烹煮，营养成分都丧失了，吃了那样的东西，等于吃进一堆垃圾。

她说：“我吃营养的食物，不吃垃圾。”

除了不吃熟食，她也不喝茶、不喝酒、不喝咖啡、不吃糖、不吃菇蕈类的食物。茶和咖啡有咖啡因，刺激神经。糖和菇蕈类是惰性食物，影响静坐。



虽然她的饮食观如此，但并不拘泥于自己既定的法则。朋友好意煮食物送来，她一样将熟食吃下；有人冲咖啡请她喝，她也举杯一饮而尽；义工们买来的便当里有香菇，她还是照吃。她说：“这些东西对身体不好，但是吃了也不会死。我吃下这些食物，是感谢别人的好意，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吃。”

如果有人要请她吃饭，她会直接告诉对方：“不要请我吃饭，你直接把钱捐给我，让我照顾更多需要照顾的人。”

## 静坐、瑜伽、散步

除了清净的饮食，每天的静坐和瑜伽，也是许哲健康长寿的方法之一。

许哲每天清晨四时起床，起床后先静坐，静坐一两个小时，让身体进入绝对的安宁。之后再做瑜伽，瑜伽可保持身体的柔软，帮助身心寂静。瑜伽之后是散步，天气好的话，她会走出屋外散步。下雨天，则在屋内走动，每天至少走三千步。

散步后，她会想想今天有什么事要做，开始一天的行程。如果没事，她就看书。她说：“看书是我最欢喜的事，有好书看我不睡觉。我喜欢看哲学书，哲学书能开拓我的视野。”

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书是她的知己。近年来，她爱看佛书，因为佛经教导众生做好人、做好事。即使终日看书，她的视力也不减当年，不必戴老花眼镜，没有近视，眼力一点



也不比年轻人逊色。

## 老的只是我的身体

苍苍白发、身材娇小的她，乍看之下像个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很少人料到她的实际年龄，原来已经三位数了。

“我还很年轻，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老，老的只是我的身体，我的心境还很年轻。”

她真的比一般人“年轻”，几年前还是一位瑜珈老师，在佛寺里指导瑜珈。后来，佛寺搬迁到需要花几个小时车程才能到达的地方，她才考虑退休，因为她现在是无车阶级，到哪里都要靠义工载送。过去，她有一辆车子可以代步，任意行走，85岁那一年，陆路交通局以高龄为由终止她的执照更新。谈及此事，她莞尔。

“当时，我气煞不过，去跟他们理论，认为不该以年龄为衡量标准。我的体能与视力都很好，为什么一定要终止我的执照？他们说，如果不终止我的执照，恐怕其他的陆路使用者会向他们投诉。”

不过，放下瑜珈课程的真正原因，主要还是为了能多花一点时间去照顾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

## 书是知己

许哲一生淡泊无欲，如果说她还有什么（欲求），那便是对知识学问的热衷，她的求知心精进不懈，永远热情。



出生在百年前，传统观念下的重男轻女，使身为女儿身的许哲只有扫地、抹地、做工的份，没有读书、写字的机会。自幼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越发激起她上进学习的心。一旦有机会念书，她全力以赴，不眠不休。

27岁读小学；47岁赴英国学习护理；69岁学瑜伽；90多岁学佛。她每一个阶段的学习，都是超龄学生，但，年龄始终不构成障碍，因为她强烈的学习欲望，让她超越了年龄的限制，永永远远不断追求新知。

亲近许哲的义工都知道她喜欢阅读，除了照顾贫病人士，闲暇的时间就是看书。她的书桌旁放着字典，遇到不懂的字或不明白的语意，随时查阅，务必求得通晓明了。

曾经，在她脊椎受伤期间，义工惠妮长期来帮她抹地、打扫。她知道惠妮的英语不好，便主动提议：“惠妮，英语很重要，你要好好学英语，我来教你。”

“我老了，学不会了。”惠妮觉得自己年过四十，要从头开始学英语，实非易事。

许哲一听，郑重地说：“你才40岁，怎么就说自己老了？我47岁才开始学习护理，69岁学瑜伽，我今年90多岁，还很年轻！我现在还在学习中文呢！”当下，惠妮感到汗颜。

确实，许哲学习的心像一块海绵，不断地吸收。只要有机会，她从不放弃学习新知。

知足、惜福、无欲、精进、常乐，是许哲永保青春的长寿秘方，听起来不难，实践起来却不容易。这就是为什么一般人是“人生七十古来稀”，而许哲却是106岁的年轻人。



## 死神敲过门

关于人生的意义，她觉得要爱惜生命，不杀生，做好事。对于死亡，许哲从不担心，因为它无法控制，要来时自然会来。“谁能担保自己明天一定会醒来？”她简短地答道。

曾经，死神来叩过门，许哲却奇迹似地度过一劫。

“那时，我因为咳嗽去看医生，医生配了一些红色的抗生素给我，吃了之后全身泛红，幸好被人及早发现送到医院，医生说，我患上一种致命的病症叫“史提芬·强生症（Stevens-Johnson Syndrome）”，所以全身泛红、发烧及七孔流血。过去曾有人二十八人患得此病，没有一个人幸存。

“我在医院昏睡了四十二天才出院，出院当日医生也啧啧称奇。不过，捡回一条命，却失去了一半的听觉，现在只有左耳剩下一些听觉。”

她开玩笑说道：“我会这般长寿，很可能是因为天使翻阅生死簿的时候，漏看了我的名字吧！”

虽然高龄106岁，她依然相当灵敏机智、幽默风趣，拥有积极和愉悦的精神状态。长年陪伴在她身边的义工萨拉那·罗说：“回想起我们在澳洲雪梨，有一次我们造访一家越南寺庙，寺庙主持曾问她：”以您的年龄来看，身体如此健康，不知您是否曾经生过病？“她回答说：“喔！病兄弟忘了来拜访我了！”当时，住持闻言大笑。据该寺庙的信徒说，那是他们第一次看见住持如此开怀大笑，平日住持总是





非常冷肃严谨。”

## 一条简单的道路

不患贫富，无忧生死。许哲，一位真真实实的修行者。

在她身上，我们认识到什么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什么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什么是“众生平等、博爱无私”；什么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爱”，这一条简单的道路，许哲默默行走了一个世纪，她的行踪，将引导许许多多的人追随，成为一个爱的实践者。



## II 世纪传奇 一百年前

为什么男孩子就可以读书，丫头就不能？

总有一天，我一定要读书。

清光绪二十四年，西元1898年，中国内忧外患交迫：外有列强环伺，以洋枪大炮强行占领土地，租借港湾；内有打着“扶清灭洋”旗帜的义和团之乱，整个中国战火四起、硝烟弥漫，充满不安的氛围。

这一年，许哲诞生在广东省潮州汕头的一个荒僻小镇。

弥天盖地的战火似乎延烧不到这个山野小村落，村人依然过着宁静的农耕生活，日出而做，日落而息。

许哲是家里的老二，上头有一位大姐，名叫“许俊贞”。在穷苦家庭里，女孩的诞生不会为这个家庭带来多少欢乐的气氛，虽然增添一双操作家务的手，却也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许哲回忆生命最初的印象：

“大约是在三岁时，小我十八个月的妹妹生病了，当时她才十个月大。妹妹发高烧，不停地哭，妈妈很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爸爸又不在家，妈妈只好抱着妹妹到外婆家求助。一路上，妈妈走路又急又快，我跟在妈妈后面，拉着她



的衣服拼命地追。我说，妈妈不要走那么快，我的脚这么短，跟不上……”，焦急的母亲根本听不见许哲微弱的喊叫声，她边哭边跑，恨不得插翅飞回娘家。母女俩在汕头的小码头搭乘渡船，回到角石的外婆家。

“妈妈，阿妹生病，发高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母亲一回到外婆家，焦虑地喊着。

“别急，我看看。”

外婆接过生病的小女婴，小女婴已经不哭了。掀开包裹着的布巾一看，小女婴原本潮红的脸已转为苍白，热烫的面颊也变成冰凉。

育儿经验丰富的外婆，见到这情状，脸色沉了下来。

“这个孩子已经走了。”

母亲一听，立刻放声大哭……。

妹妹夭折后一年，母亲又生了个妹妹，取名为“许美贞”，因为长得非常漂亮，大家都叫她“美”。又隔两年，最小的弟弟“俊熙”也诞生了。

## 渡到外婆家

孩子相继出世，嗷嗷待哺，家里实在太穷了，没有粮食可吃。当时，许哲的父亲有了外遇，对家中的一切不闻不问，母亲只好带着四个孩子坐小船回到角石，投靠外婆家。

角石是广州靠海的一个小村落，与汕头相隔一道窄窄的海湾，搭船很快就渡到彼岸。

整个角石是个小山坡，一条山路两旁盖了许多房子。外



婆一家就租了其中一间大房子居住。一楼是客厅、饭厅、厨房，男人住在半楼的房间；二楼是大通铺，女人和孩子们全挤在这个大通铺。

外婆家有大姨妈、小阿姨、舅舅、表哥、表姐们，一大家子共三十八口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好不热闹。

大家庭里，不分彼此，一切物品共用，工作也共同分担。男人负责耕种、捕鱼；妇女则是煮饭烧菜、制作器物。

乡下人勤劳纯朴，生活用品都是自己制作，男人上山砍木头钉床铺、桌椅；女人则削竹子做碗筷、编竹篓子，甚至连木屐都是自己削木头制成的。所以，尽管穷，生活可以自给自足。

在这样的大家庭里，大伙儿相处和乐融融。

许哲说：“平常，我们不穿鞋，都是打赤脚，除非要走很远的路。有时候，出门时发现自己的木屐不见了，就暂时穿别人的。等到下午，那双失踪的木屐又自动出现。”

角石的几十户人家交往热络，邻居之间的感情像一家人，不论谁家里的小孩生病，邻居们一定会帮忙上山找草药，关心孩子的病情。大片的土地没人管，谁的力气大就开垦的多一点，田里种植的番薯也不分彼此，谁需要就去挖来吃。

小孩子出去玩，大人们也不担心，因为不是在这一家玩，就是跑到那一家去了。到了吃饭时间或天黑时刻，孩子们自然会回家。

当时，角石的住民都是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天黑了，没有灯火，大家早早就上床睡觉。僻静的乡村人心纯朴、知足



常乐，夜里睡觉可以开窗敞户，不必担心盗跖之徒，真正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 童年往事

许哲的小名叫“小狗”，因为她是狗年出生的，至于单名一个“哲”字，是舅舅为她取的。

就像许多穷苦人家的女孩子，许哲自小要做很多家事。扫地、洗衣、捡柴、照顾幼小的弟妹，都是她的工作。

角石的小山坡上长满松树，干枯的树枝和松果掉落满地，是非常好的燃料。每一家的孩子都清晨赶早，上山捡拾树枝和松果。

清晨四、五点，天色微亮，许哲和姐姐、表姐们起来，顾不得吃早饭便背着竹篓子上山拾柴。大地未完全苏醒，山径中传来小女孩们的脚步声，惊动了初醒的鸟儿，吱吱喳喳地在树林间鸣叫、盘旋，伴著远处阵阵的浪潮声，是黎明之际动人的天籁。

“我们都很自动地早起捡柴，因为太晚就被别人捡完了。”许哲说。

捡满一筐子松果和树枝，几个小女孩欢喜地背着竹篓子下山。年仅五、六岁的许哲，吃力地将竹篓子扛在背上，那一筐枯枝太沉了，小小的身子走得步履蹒跚，姐姐赶紧在后面扶她一把。下山的路，虽然肩上的担子很重、脚步很沉，但许哲觉得很开心，因为，捡了那么多的树枝，大人们一定很高兴。



返回村落，各家已炊烟袅袅，散入晨风，小女孩的肚子也不禁咕噜咕噜地响。大人们已经煮好早饭，稀粥配地瓜叶，吃起来香甜可口。

早饭过后，卸下枯枝的竹篓子又装满了一家人的脏衣服，女孩们认命地又背起一竹篓子的脏衣服，拿着木杵，到河边去洗衣。

山腰处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流，岸边有许多大圆石，是天然的洗衣板。村里的妇人都在早饭过后到这里来洗衣，一边洗衣，一边谈天，东家长西家短，村子里许多小道消息，从这一条河开始流传……。

村里的妇女个性素朴，所谈的不外乎家里的男人、孩子，有的炫耀，有的诉苦，喜怒衰乐各有不同。

许哲和姐姐们，还有年龄相仿的小阿姨，拿着木杵努力敲打，认真洗衣。对于别人的闲话，她们插不上嘴，也没有兴趣。她们心里只想赶快洗好衣服，去爬树摘野果。

“我们把洗好的衣服晾在矮丛灌木上，就去采草药、挖野生的竹笋、摘水果，那是我们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

角石的土壤颇为肥沃，山坡上长了许多野生水果，芭乐、香蕉、莲雾、柳橙、杨梅、甘蔗、橄榄……，各式各样的水果依时节开花结果，新鲜甜美。

“我们常常爬到树上摘水果，一边摘一边吃，吃得饱饱的才下来。”许哲说：“等肚子吃饱了，衣服也晾干了，正好可以把晾干的衣服收回家。”

许哲回忆起童年往事，不禁开心地笑了。



## 做人也惨，做牛也惨

洗好衣服回到家里，并不是就空闲了，女孩们还得扫地、抹地板、擦桌椅，屋子里里外外都打扫干净。家事做完了，就帮忙大人钩织一些手工艺品，像杯垫、布包之类的东西，卖给传教士，赚取微薄的钱。

此外，年幼的弟妹也需要帮忙照顾。常常，大人一声吆喝：“小狗，来把孩子背去。”

许哲就赶紧上前，把那个正在哭闹的小弟弟或小妹妹系在背上，到处溜达，唱歌哄着弟妹，直到哭闹声变成缓缓的酣睡声。

当时，家里孩子太多，长得又一般大，许哲根本分不清楚谁是谁的孩子，也弄不清楚哪一个小孩才是她的亲弟弟。反正大人说要背就背，管他是谁家的孩子。

“有一天，我突然开了窍，恍然大悟，喔！那个叫我母亲（妈妈）的，就是我的亲弟弟。”许哲说。

弟弟俊熙是个相当聪颖的小男孩，大人们忙碌时，许哲会将俊熙抱到窗前，让他双手攀着窗棂，凝望热闹的大街。街上人来人往，偶尔可见到穷苦的人，形容干瘦、衣衫褴褛，拿着一个小破碗向人乞食。

那一天，正巧一个人驾着一辆牛车经过，因为牛的步代缓慢，主人便拿着皮鞭“驾！”一声，用力抽打牛背。

十八个月大的俊熙正牙牙学语，见到此景，突然冒出一



句：“做人也惨，做牛也惨。”

许哲当时六岁，听到俊熙说这么一句话，觉得讶异：“弟弟这么小，怎么会说这样的话？”

许哲这位从小就深具慧根的弟弟，后来当上了神父，一生以助人为天职。

## 母亲的布施心

慈悲心，是许哲一家人共有的“生命特质”。他们似乎天生就有悲天悯人的胸怀，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许哲的外曾祖父是位中医，一生以救人为职志，常常免费为穷苦人家看诊，施药，受到敬重。外曾祖父是位虔诚的基督徒，一生以耶稣“爱邻如己”的教义为准则。外曾祖父非常惜福惜物，常告诫晚辈：上天赐给我们东西，一点都不能糟蹋，即使地上有一粒米，也要弯下腰去把它捡起来。

外曾祖父（爱邻如己）、（惜福惜物）的人生准则，成了传世家训，子孙辈在长者慈爱人格的熏陶下，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自然而然陶养了慈悲、宽大、爱人的胸怀。

许哲虽然无缘见到外曾祖父，却常常从外婆的口里听到外曾祖父生前种种慈善助人的事迹，无形中受到影响。而母亲的言教、身教，更是直接影响了子女，成长之后，个个乐善好施，从事慈济工作。

许哲的手足从小就深具爱心，这份布施、能舍之心，来自母亲的教诲。母亲是一位极有布施心的善女人，虽然家境





窘困，但只要有穷人来乞食，无论如何也要弄出一点食物给乞丐。

许哲说：“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那天黄昏，我们正在吃番薯，那是晚餐唯一的食物。突然，有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上门来乞讨。妈妈问都没问就拿走我们手中的番薯，给了那一对母子。我们四个小孩八只眼睛对看，却没有一个人抗议或反对。因为，妈妈平日就告诉我们，一定要帮助那些可怜的人。我们一餐没吃没关系，饿不死，但是，那些乞丐可能已经几天几夜没得吃了，如果他们再没东西吃，马上就会饿死。”

许哲的童年生活，虽然穷困，却不觉得苦。她说：“我们穷，却不知道穷，我们吃的菜自己种：山上有各种好吃的水果，想吃就去摘，不用花钱卖。我们要去哪里玩，没有人管，只要先把大人交代的事做好。我们穿的衣服，都是大人不要的，妈妈重新裁缝给我们穿，只为保暖，没有好看不好看，大家都一样，没有得比较。虽然，我们每天要做很多事，却做得很快乐。”

## 头顶长树

童年记忆中，令她比较害怕的事，是外婆强迫她吃鱼。鱼是舅舅到海里捕来的，很新鲜。外婆见她又瘦又小，担心营养不良，总是强迫她要吃鱼。但是，她的体质不能吃鱼，一吃鱼肉就过敏，身体会长出一粒粒红疹子，很痒，很难受的。所以，只要看到外婆端着鱼汤，她老远就跑掉了。



许哲的个性耿直，对人信任、对事不疑，因为太过“老实”，偶尔也会成为大人们捉弄的对象。有一次，她吃橘子，不小心吞进了一颗籽。她很紧张地告诉舅舅：“怎么办？舅舅，我吃橘子的时候吞进一颗籽。”

舅舅瞧她一副紧张焦虑的模样，一时兴起，存心捉弄她。

“你要赶快吐出来喔！要不然，明天早上你的头顶会长出一棵橘子树来。”舅舅一脸严肃地说。

“真的吗？”她一听，心里慌了，几次用手指去抠喉咙，却无法把橘子吐出来。

那一晚，她在忧虑中煎熬了一整夜。

平常，因为白天做工太累，天黑了，一倒头就呼呼大睡。那个夜晚，她真是辗转难眠，总想着肚子里的橘子籽正在发芽，慢慢地向头顶伸展。

“怎么办？明天我的头顶就会长出一棵橘子树，树那么高，比房门还高，那我明天怎么走出这个门？如果我明天不能出房门，没有扫地，一定会被妈妈打。”

她想来想去，满脑子都是“头顶长树”、“不扫地会被打”。最后，她想出了办法：“对了，我用力按着头，让树长不出来”。

她双手用力按着头，怕力气不够，还把头顶着墙壁。累了，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隔天醒来，见自己双手松开了，吓了一跳。“糟糕，怎么睡着了。心想，这下惨了，橘子树长出来了”。

伸手摸摸头顶，“咦！没有？”她这下才松了一口气：



“还好，还好，我真是太幸运了。”

## 我一定要读书

许哲的个性憨厚、知足，唯一感到不服气的是——男女不平等。

弟弟很小的时候，舅舅便教他认字、读书，稍大一点，就到教会学校读书。教会学校里清一色是男孩子，女孩子不能到学校上课，只有礼拜天才能到教堂唱圣歌。每个礼拜天，笃信天主的妈妈会带着他们姐妹上教堂。许哲对妈妈说：“如果不能读书，只是去唱歌，你们去，我不要去。”

每次看到弟弟到学校上课读书，许哲心里就非常羡慕，她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有机会学习，却因为自己是个女孩子，只有在家里做家事的份。

有一天，许哲正扫着地，那扫帚比她的身高还长，又大又重，身材瘦小的她拿起扫帚相当吃力。回头一瞧，屋内的舅舅正在写毛笔字，她看到舅舅写字时轻松自在的模样，突然大声嚷嚷：“不公平，不公平，我人那么小却拿那么大的扫帚，你人那么大却拿那么小的笔，不公平。”

众人一听，都被她的话语逗笑了。

“舅舅，我也要读书、学写字。”许哲放下扫把，走到舅舅身边。

“走开，走开，去扫你的地。你是丫头，读什么书？”舅舅挥挥手，把她撵开。

她很不服气，心里一再呐喊：“不公平，为什么丫头就注



定只能扫地、抹地、洗衣？为什么男孩子就可以读书，丫头就不能？不公平，我一定要读书，总有一天，我一定要读书。”

## 飘荡的年岁

如果还是和以往一样，  
那么多花一分钱，  
就是在掠夺我兄弟的钱。

许哲一家人在角石安定的生活，因为舅舅到外地读书而有了变化。

小渔村里渔猎、农耕的生活无法为男人带来前途和愿景，于是，舅舅决定到外地求学。舅舅完成学业后，有了稳定工作并且结婚，从此角石成了遥远的故乡。

大家庭少了一个可以捕鱼、种地的大男人，生活顿时陷入窘困。后来，大姨妈和表哥表姐们也相继离开，这个家最后只剩下外婆、小阿姨和他们一家五口。

那个原本人丁与旺的大家庭，只剩下七个老弱妇孺，生活更加困难。外婆和母亲商量后，决定带着小阿姨和四个孩子一起离开角石，到槟城投靠亲戚。

## 告别年少

1915年，孩子们随着外婆和母亲搭乘轮船到槟城，轮船驶离码头时，许哲回首凝望角石，心里说不出是忧是喜。这个童年成长的小渔村渐行渐远，最后剩下一个小点，属于角



石的许多快乐、美好的回忆，如海上的雾气，白茫茫一片，慢慢消失。

轮船在大海上航行，眼前一片碧波荡漾，看不见尽头。槟城，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她无从想像。有像角石一样的小山吗？有满山遍野可以捡拾的松果、树枝吗？有一弯清澈沁凉的溪流可以捣衣吗？有采不尽、吃不完的野生水果吗？

飘洋过海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十七岁的许哲内心感到一阵茫然。但是，跟随在慈母的身边，她感受到一股安定的力量。

母亲陈淑庄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在父亲离弃她时毫无怨言，毅然承担起照顾与教养四个孩子之责。任何的困顿、磨难，似乎都无法打倒母亲，她像一棵大树，伸展臂膀，紧紧护卫着四个孩子，为他们遮风避雨。

## 陌生的国度

初到槟城，外婆带着她们投奔三叔公。三叔公留学香港，后来到槟城发展事业，拥有一大片椰子园，相当富有。

这个有钱的亲戚对远道而来的亲人并不热络。当他见到亲人身上的衣服又破又旧，不免流露出鄙夷的神情。

“哎呀！你们怎么这样来了，也没事先通知一下，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家里的房间不够，人这么多，恐怕……”三叔公话中有话。

“三叔的意思我明白，请您让我妈妈和妹妹住在这里，我和四个孩子会另想办法。”母亲听出了叔公的言外之意。



就这样，三叔公勉强收留了外婆和小阿姨。母亲识趣地带着四个孩子离开，投奔姑母家。

姑母态度也不友善，令母亲相当尴尬。姑母并不知道父亲依恋别的女人而抛弃家弃子，反倒责怪的母亲没有尽好妻子的责任，还带着四个孩子离家出走，四处流浪。

面对姑母的责任，许哲的母亲没有辩解，领着孩子们默默离去。

在陌生的国度，找不到一席栖身之地，母亲心中隐隐忧虑，但是坚强的她并未露出愁容，只告诉孩子们：“会的，我们会找到一个可以住下来的地方。”

日暮时分，母亲带着他们来到一所教堂，询问教堂里的修女：“教会有没有房间可以租给人家？”

“教堂旁边有两个房间，一间已经租出去了，另一间是空的，可以租给你们。”修女说。

但是，母亲身上仅剩几文钱，不够缴付一个月四块钱的房租。许哲便和修女商量：“我们没有钱，可不可以让我替你们洗衣服、扫地、抹地来抵房租？”

修女同意许哲的要求就这样，一家人有了安身之处。

## 二十七岁读小学

教堂旁有一块空地，母亲和姐姐种菜种豆，自给自足，家境虽穷苦，一家人却很团结，所幸家人身体都很健康，没有病痛，日子总算平安度过。

岁月悠悠，十年光景飘逝。生活安定之后，许哲心中潜



藏的一个梦，日日夜夜在心底翻腾。当时，弟弟已经完成高中学业，许哲姐妹却连小学都没机会上。

修女们在天主堂附近办了一所小学，许哲每次经过学校，听到小学生琅琅的读书声就不禁驻足，凝视著教室内那一张张童稚的脸庞。

许哲心中十分羡慕：“如果我也能来读书，该多好呀！”

有一天，她终于鼓足勇气，走进学校。

“在我们家乡，因为是女孩子，我和姐姐、妹妹都没有机会读书。现在，我已经二十七岁了，论年龄都可以当那些孩子的妈妈，但却没有机会上学，我很想读书，可不可以让我和姐姐、妹妹来上学？我们坐在教室后面旁听，不会出声音干扰到孩子们上课。但是我们没有钱缴学费，我可以帮你们打扫教室，算作是学费，好吗？”

许哲坦露了自己心中多年的愿望，她单纯的渴求打动了修女们的心，答应让她们姐妹三人坐在教室后面旁听。

许哲开始人生第一阶段的求学。当时，她已经二十七岁。

许哲为自己争取读书的机会，姐姐和妹妹也因此受惠，她们一同到学校读书，一放学，姐姐回去打扫教堂，许哲留在学校打扫教室。没钱买书本，那些升上高年级的学生把不用的书本送给他们，许哲捧着一本本书册，像宝贝般揣在怀里。每天夜晚，许哲做完一天的工作，便在油灯下认真地学习。盼了二十多年的求学梦，终于实现，许哲像一块失水的海绵大量吸取知识之洋，每天认真地读书，虽然放学后还得做许多事情，但是，她内心有着前所未有的充实与快乐。



七个年级的基础教育课程，许哲以三年半的时间读完。

## 我要自由

在保守的传统社会里，女孩子到了二十多岁还没结婚，会被称为“老姑婆”。一般人认为，女孩子养大了，没有男人来提亲，只有两个原因，不是脾气太坏没人要，就是身体有病才嫁不掉。

年过三十的许俊贞，犹是小姑独处，引来一些多事者的关心，每天都有人上门说媒，家里的门槛被这些三姑六婆进进出出，都快踏平了。大姐不堪其扰，便跑到香港，辗转去了新加坡。

姐姐一走，媒人们把焦点放在许哲身上。当时，瘦小的许哲留了一头乌黑的长发，扎起一条油亮亮的辫子，相当美丽。有些人家的父母亲，私下看中了许哲当儿媳妇，便托媒人到许哲家里来提亲。

“我不要结婚”。面对这些前来提亲的人，许哲总是不假颜色地拒绝。

母亲见她屡屡拒绝，以为她对相亲对象不满意，于是问她：“你到底要怎样的男人？”

她大声地说：“我不要被一个男人绑死了，我不要结婚，我要自由。”

媒人们不死心，还是三天两头往许哲家里跑。

“妈妈，下次这些人再来，我就把大门关起来。”看到母亲为了应付这些人而烦恼，许哲觉得十分心烦。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好邻居，不能这样对人家。”母亲说。

“那么，我也只好像姐姐一样逃走了！”许哲告诉母亲。

“不行，你离开妈妈身边，谁来照顾你？”

母亲原以为她只是说说算了，没想到，为了逃避那些不胜其烦的事，她真的一个人悄悄离开槟城，跑到香港。

1993年，许哲初抵香港，遇到一个潮州老乡。老乡知道许哲居无定所，便告诉她：“我在这里办了一间托儿所，楼下是教室，楼上有个空房间，可以借你住。你帮忙打扫托儿所、洗碗和看顾小孩。”

一个人独立生活，许哲越发坚强。

每当扫地、抹地的时候，她告诉自己：“你不能一辈子趴在地上给人抹地，你要学习更多的生活技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于是，许哲利用晚上的时间上夜校，学习英文、打字、速记和会计。

星期天，她上教堂，坐在最后一排听外国神父传道，将神父讲的话一一记下，一方面充实自己的英文听力，一方面学习速记。

## 新生活的起点

不久，许哲看到报纸上有一家公司征会计，她去应征，很幸运地录取了，德国老板同意给她一个月二十元薪资。

这份工作是许哲新生活的一个起点，她十分珍惜，虽然



工作十分繁重，但她每天都忙得很快乐。发薪饷的那一天，她好兴奋，那是许哲生平第一次拿到“钱”，赶紧寄回槟城给妈妈。

公司的会计部门另有一位德国女人，成天没事做，常常和其他德国人聊天、喝咖啡，许哲的工作却是从早忙到晚，有时连吃午餐的时间也没有。

核发薪水时，许哲发现那个德国女人的薪水是两百五十元，而自己的薪水才二十元。当时，这家公司还有二十一位中国女孩，都领着极低的薪资，却做大量的工作。

许哲对这种“不同工”又“不同酬”的差别待遇很不服气，先跟这二十一位中国女孩商量，要求一起向老板提议加薪，否则就集体辞职。那些女孩很高兴许哲愿意仗义执言，怂恿她代表大家去跟总经理谈判。

于是，许哲一个人走进总经理的办公室。

总经理也是德国人，对许哲的胆识相当欣赏，他说：“我知道你工作很认真，我可以调你薪水，给你七十元。但其他人得慢慢来，我没办法一下子都调到七十元。”

“如果要加到七十元就一起加，否则我们集体辞职。”许哲不接受个人调薪。

“我不可能答应你的要求，要走就走吧！还有很多人等着这工作呢！”总经理说。“况且，我相信其他人没有勇气跟着你一起辞职。”

这次的抗议行动，最后以“辞职”落幕。结果如那位德国老总所料，许哲一个人辞职，其他的中国女孩依旧留下来。



## 因祸得福

辞职后，许哲在报纸上看到一则通讯社的征人启事，要一位能够速记的秘书。许哲一看到这则启事，立即写了求职信去应征。第二天，她就被通知去面谈。

一进到通讯社的办公室，她看见一张大桌子后面坐着一位体形高大的外国人，那人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几时可以来上班？”

许哲觉得很纳闷，便问道：“你并没有给我考试，也没有和我面谈，为什么就这样录用我？”

“我已经考过你了，我看了求职信就知道你是个可以任用的人。”

原来老板是研究字体的，看字就知道这个人能不能用。老板看身子瘦小的许哲，像个年轻的孩子，于是拿出二十元说：“你拿去买巧克力。”

二十元，相当于打字员一个月的工资。面对这笔为数不小的钱，许哲丝毫不动心，她婉拒老板的好意：“我不要拿不是凭我劳力获得的钱？”

老板微微一笑：“好，明天就来上班，我给你的薪水是一百五十元。”

“一百五十元？”

许哲一听，瞪大眼睛，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可能？自己的薪水从二十元一下子跳到了一百五十元。她



很高兴获得这份新工作，马上写信回槟城跟妈妈报喜。

当时，许哲住在九龙，房租一个月四元，每天要乘船到香港上班，交通费一天只要一毛钱。她将薪水分成三份，一份寄给妈妈，一份付房租，一份是伙食和交通费。

## 不多花一分钱

有一天，她在朋友的邀约下到一家高级餐馆吃饭，那是一家装潢华丽的餐厅，柔美的灯光配上悠扬的古典音乐，晶莹剔透的高脚杯盛着香醇的葡萄酒，用起餐来格外浪漫、愉悦。

吃完饭走出餐馆，心情愉快行走在萧萧的夜风中，突然，她发现一间旅馆的墙角边站着一个老人，在昏暗的灯光下，那老人显得瘦弱且饥饿地发抖。

那人伸手向许哲乞讨，指甲又黑又脏。许哲望着那个面容枯瘦的穷人，心好像被什么东西猛刺了一下。

“他是我的兄弟，为什么我可以喝加了白兰地的咖啡，而他却饿了好几天没饭吃？这世上，还有这么多可怜的人没饭吃，我刚刚的那一餐饭钱，可以让许多穷人吃好几天了。”

那天夜里，她回到住处，脱下身上华丽的衣裳，一件件地叠在床上，站在镜子前面，她看到镜子里有一个人，脸上有着美丽的妆；床上也有一个人，身着一件漂亮的衣裳；而真实的世界里还有一个人，赤裸地站着。

“三个人，哪一个才是我？”许哲心中有些迷惘。

“这个赤裸裸如初生婴儿般纯净的才应该是我。”她肯定



地告诉自己。

“从今以后，我不再多花一分钱在自己身上，如果我还是和以往一样，那么多花一分钱，就是在掠夺我兄弟的钱。”许哲默默告诫自己。

从此，许哲对自己十分俭省，她规定自己一天饮食只花三分钱，绝不能超过五分，剩下的要储蓄起来。如果遇到有穷人没饭吃，就把钱给穷人买东西吃；遇到病人没钱看病，就把钱给病人去看医生。

朋友见她把钱都花光，替她感到焦虑。

“你怎么这么傻？这些钱是你辛辛苦苦赚来的，不留着自己用，都送给了别人，万一哪天你生病了，需要钱的时候怎么办？”

她说：“老天给了我健康的身体，不单单只为我一个人，而是要我为大家工作。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都要去爱他们、帮助她们。如果我没钱吃饭，有人拿钱来让我吃饭，我一定很高兴。如果我病了，没钱看医生，有人拿钱让我看医生，我一定会很开心。我相信耶稣说的『爱邻如己』，我遵从他的话去做，耶稣自然会为我安排。”

## 加入和平组织

1937年，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全球卷入一场野心掠夺的攻防战役中。

1939年，日军攻打香港，许哲的德国老板离开香港，避难到重庆，临行前将香港的业务交由她负责。不久，香港的



战事越来越吃紧，老板拍电报给许哲，叫她把香港的办公室退了，赶紧搭飞机到重庆。

当时，硝烟四起，日本的飞机在香港上空盘旋，漫无目的地轰炸，机场的所有班机都停飞。许哲在机场等了三天三夜，直到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飞机才顺利起飞。

避难到重庆，许哲还是在通讯社工作，每天将来自各地的新闻稿翻译成英文，发给当时在重庆的英、美各国报馆。当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因为德国老板的关系，许哲还曾经为蒋介石、蒋宋美龄翻译新闻稿。

战火蔓延到重庆，原本宁静的山城，出现许多流民伤兵。

日本的飞机开始轰炸重庆，街道上常可看见被炸伤的人痛苦哀嚎，尸块也随处可见，惨不忍睹。

每天，许哲出门工作，总是带着一壶水和几个水煮蛋，因为，很可能在路上遇到空袭警报，一躲就是好几天。亲眼目睹战争、杀戮，许哲心好痛，她憎恶战争、侵略、毁灭，可怜那些在战争中失去生命或亲人的人。

因为在报馆工作，许哲得知英国一个红十字会组织“公义救护队”将来到重庆。这个组织的成员是十七、八岁的男孩子，主要任务不是参与作战，而是救援伤兵。

对于这样一个反战的“和平组织”，许哲非常认同。她想，这群远离家园的大孩子，到人生地不熟的异国山区来帮忙照顾伤患，当他们需要帮忙和照顾时，谁来照顾他们、帮助他们？

当下，她做了一个决定——辞去通讯社的工作，加入



这个和平组织，代替这群英国大男孩的父母照顾他们。下这个决定的同时，第一个考虑到的是母亲的想，她写信给母亲，告知在重庆的情况，信中说：“妈妈，我将辞掉工作去照顾一群和平组织的孩子，往后，我没有办法再寄钱回家。”母亲回信，肯定她做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很赞同她的决定。

获得母亲的认同，她高兴地跑去辞职，老板很诧异，以为她不满意目前的待遇，愿意再为她加薪。当她说明原委时，老板几乎不能相信，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要放弃人人羡慕的高薪工作，去做无给职的义工。

许哲知道这个“公义救护队”飞抵重庆的时间，特地跑到机场接机，毛遂自荐：“你们能不能训练我成为一名护士？”

“我们服务人，不训练人。”

她又说：“你们来到中国，语言不通，没人照顾，我可以做你们的翻译，也可以照顾你们的生活。”

就这样，她辞去高薪的工作，加入公义救护队。她的诚恳与热心，让救护队欣然接受了她。

在救护队里，许哲扮演起“母亲”的角色，照顾这二十几位离乡背井的大孩子，充当翻译、打扫、煮饭、洗衣，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

## 无私的爱

在这段期间，一件奇妙的情事发生了。



看到母亲不幸的婚姻而排斥结婚的许哲，竟然谈恋爱了，对象是一位英国男子，红十字会组织的工作人员。起初只是工作上的接触，当他们在对方的身上看到一颗同样无私的心，便彼此深深吸引，爱恋的情愫在内心滋长。

在救护队里工作了四年，许哲看见很多病人伤兵，却因为没有医护常识帮不上忙。她认识到，人总有生老病死，要随时随地帮助别人，一定得懂得护理。在中国，她因为华文的基础不好，无法进入护理学校，于是选择到英国学习。

## 远赴英国学护理

我学习护理不是要赚钱，  
而是为了贡献全部的时间给病人。

1945年，“公义救护队”为许哲办理赴英签证，让她能顺利前往英国。

赴英之前，她先回槟城一趟，探望阔别多年的母亲。

从重庆回槟城没有船可以直达，于是先搭飞机到上海，再从上海搭船到香港，自香港乘船经越南到新加坡。

## 重回槟城

轮船在新加坡停留的时间，她利用空档去看舅舅，晚上七点赶到码头搭船，原定九点出发的轮船却提前在五点起航。她没有搭上轮船，只好改搭火车回槟城。





预先收到信的妈妈，依原定时间去接船，在码头苦苦等候了好几个钟头仍接不到人。

许哲搭乘的火车半夜十一点才抵达槟城，回到家已经半夜三更了。她敲门，没人敢开门。她在屋外大喊：“妈，您的女儿回来了。”

妈妈听出是她的声音，才赶紧出来开门。

事后，她去找船务公司理论，赔了她一百五十元。

三十五岁逃婚到香港，再回槟城已过了十余年。母女俩虽十多年未见面，但母亲仍是最理解她的人，对于许哲的决定表示支持，母亲很高兴许哲的一切学习都是为了帮助他人。

与母亲住了一个月，许哲从槟城搭船前往英国，为了节省旅费，她选择货轮，经历各国港口卸装货物，辗转航行四十九天才到达英国。

## 四十七岁学护理

许哲搭乘的货轮抵达英国时，男友的父母已在码头等候，将她接回家中暂住。

男友的父亲是英国参议员，家庭背景相当好，对于儿子的这位中国女友表现出友好与热情。

抵达英国，许哲便着手求学之事，在男友父母的协助下，许哲联系了伦敦一所护理学校。但是，当时护校学生的年龄限制是十七岁到二十五岁，而许哲已经四十七岁，怎么可能收她这个超龄的“老学生”。



许哲并不气馁，亲自写信给护校校长，表明自己学护理的决心，信中提到：“我学习护理不是要赚钱，而是为了贡献全部的时间给病人。”这一句话感动了护校校长，破例准许她入学研习护理课程。

一到英国，她就发现自己的英语与当地人的腔调不同。为了不让自己的英语有南洋腔，她买了台小小的收音机，每天早起收听英语新闻联播，以学习纯正的英国腔调。

## 如果他没有死掉

与男友分离的日子，增加了彼此的思念与怀想。

或许，上天不想让一个男人、一场婚姻绑住许哲，当男友收拾行囊，从中国飞回英国的航行中，这段即将圆满的恋情竟在瞬间毁灭了。

飞机空难的消息传来，许哲一时晴天霹雳、哀痛欲绝。一段原本可以预期的美好姻缘，刹那间消失了。许哲强忍心中的悲痛，专程赶到男友家中安慰他的父母和亲人，纵使无缘成为一家人，但许哲与男友的姐姐成为挚友，天涯海角，友谊长存。

所幸，许哲的英国之行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学习护理，因此，她虽然身陷悲伤之中，却不至于方寸大乱。她默默承受失去挚爱的痛苦，依旧专心学习，不改来到英国的初衷。

除了逝去的爱人，她内心对贫苦、病弱的穷人有一份很深很深的牵挂，一心一意要学会护理，将来为老人、穷人、



病人服务。

“如果那个人没有死掉，我可能会嫁给他，如果我结了婚，就会全心全意照顾先生、孩子，我还会有那么多时间来照顾穷人和老人吗？”

经过大半个世纪，许哲回忆这一段没有结局的恋情，她相信是“天意”。她开玩笑地表示：“这样的结果也是好的，万一嫁给了他，以后又不爱他，那怎么办？”

## 奉献病人、老人与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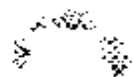
男友骤逝，她的感情生活从此静如止水，不再泛起涟漪。

原本，护校的学习只要三年时间，许哲却自愿花八年的时间来学习。从小孩到老人，从出生到死亡，从身体到心灵，她用心学习各种年龄层的照顾与养护。她默默许下心愿：绝不利用护理专长来为自己赚一分钱，而要完全无条件奉献给病人、老人与穷人。

在护校的日子里，许哲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工作。学校一个星期只上三个钟头的课，其余时间许哲便在学校的附设医院工作。

虽然，当时许哲已经是年届五十岁的高龄学生，但东方人娇小的身材与青春的容颜，使同学误以为她也是二十来岁的大姑娘。每次实验课，需要有人充当病人，同学们就推她上场：“喂！孩子，你上去。”在医院里工作，有些护理人员不想做的事，都会说：“叫那个孩子去做。”

许哲一点也不推辞，不生气别人把工作推给她，心想：



“我本来就是来学习的，做越多越好。”

许哲的工作非常繁杂，除了照顾医院的病患，还要从事社区服务工作。社区服务的分配范围是三条街道，所有居民都属于她的责任区，不论人数多少，生老病都由她来负责照顾。

有些慢性病人如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住在家里，她必须每天到病人家中为他们打针、送药。如果负责的辖区有刚出生的婴儿，她要负责这个婴儿的健康状况，指导新生儿的母亲如何喂奶、消毒奶瓶、照顾婴儿，并得按时到婴儿家中施打预防针，直到孩子满一岁。

如果社区病人的用药是一日三次，她就必须一天三趟到病人家送药。她几乎每天往返社区、医院十几趟，因为是徒步往返，不仅劳累且浪费许多时间。

一天早晨，她送药到一个独居老人的家中，因为那天要访视的病人很多，便把一日三次的药全给了老人家，虽然药包上标明吃药时间，却还是出了状况。原来，那位独居老人怕自己忘记吃药，便把三包药一起吃下。晚上，许哲去探望他时，知道他将三餐的药一起吃下，吓坏了，赶紧喂他喝下大量的开水，幸亏没有发生什么事。有了这次经验，许哲不敢再粗心大意。

## 到各国当交换义工

为了节省路程往返的时间，她决定买一辆单车代步。对生活节俭的许哲来说，因为身材娇小，花费俭省一大



半，这是她最开心的事。例如，买鞋子，欧洲人大手大脚，成人鞋她根本不能穿，她买的是儿童鞋，价钱比成人鞋便宜一半；买单车，欧洲人高头大马，成人的单车她骑不上，个子娇小的她便买了小孩的单车来骑。

“一辆成人单车十七磅，儿童单车只要三磅，这么一来，我就省下十四磅。”许哲开玩笑说，这就是她个子小的好处。

不会骑单车的她，每天天色未亮就起床练骑，跨坐在车上歪歪扭扭地骑着，有时不免跌倒，幸亏没人瞧见，才不会被笑话。花了三、四天的时间，她学会了骑单车，后来，又在单车上加装马达，成了一辆简易摩托车。如此一来，她到社区去访视病人就轻松愉快了！

在英国学习护理期间，每年夏天有三个星期的假期，许哲都利用这段假期申请到欧洲各国的红十字会去当“交换义工”，她去过德国、法国、西班牙、瑞士、挪威、丹麦等国家。

## 前往巴拉圭

爱人之心没有分别，  
每个人都是兄弟姐妹，  
都应该彼此亲爱、互相帮助。

许哲在英国学习护理的第八年，有一天，她收到一封寄自南美洲巴拉圭的信函，是“兄弟会”发出的。那是一个由二十一个国家成员所组成的大团体，源自1933年，一批犹



大难民为逃避希特勒的迫害纷纷逃离德国来到南美洲。

巴拉圭曾于一八七零年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战役中死了许多青壮的男人，留下的老弱妇孺无力耕作大片土地，任其荒芜。后来，巴拉圭政府为扩大耕地面积，开放移民政策，凡欧洲人前来垦荒者，政府无条件提供土地。

当时，一批逃离德国的犹太人正无处可去，便扶老携幼来到这片荒漠的大地，开垦荒地种植果树，开始他们新的生活。随后，陆续有不同国家的移民来此，逐渐有了“兄弟会”的雏形。

巴拉圭的“兄弟会”团体有两千多人，一个大社区只有三位医生，却没有护士。组织里的一位成员曾在英国见过许哲，知道她发愿要无条件为穷苦的病人奉献，便写信邀约她前往巴拉圭。

许哲得知这个团体是个贫穷的难民组织，没有钱可以请护士，于是欣然前往巴拉圭。

## 小型“联合国”

1953年，许哲搭乘轮船在海上航行三个星期后终于抵达巴拉圭。

一抵达码头，兄弟会里面的一位姐妹来接她，前往兄弟会社区的路途，放眼望去净是广漠荒芜的大地，芒草及腰的田野中零零落落的几户住家，与英国的景致全然不同。她隐约感觉到，这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确实比英国更需要她。



来到兄弟会的难民营，这个由二十一个国家、两千多人组成的小型“联合国”里，许哲是唯一的华人。因为她的到来，组织的成员国为二十二国。

社区里的生活方式类似于共产制度，没有私人财物，男人们一起下田耕种，社区附近的田地种植稻米、甘蔗、柠檬、柑橘等农作物，女人则操作家务、生养小孩，共同分担许多生活事务。

这个两千多人的大社区里，只有一所简陋的医院，里面有三位医生，面对上百个各式各样的病患，医生们忙得人仰马翻，许哲的到来，受到他们热烈欢迎。

许哲一到社区，放下简单的行李，马上投入工作。她的工作极为繁复，病人的打针吃药、老人的养护工作、妇女的卫生保健、婴幼儿的接生与照顾，还包括住在社区外几个慢性病患的探望与照顾。此际，她很庆幸在英国护理学校八年扎扎实实的学习，面对任何的医护问题，她几乎都能处理。

初到这个陌生的国度，大家见到这位身材瘦小的东方女子，总以为她是日本人。每当有人问她：“你是日本人吗？”她会严肃地告诉对方：“不是，我是中国人。日本是个很小的国家，我来自大大的中国。”

尽管她十七岁时就远离家国，对故土有一份深情的许哲，心中始终以身为中国人为荣。

## 八年没讲过一句华语

在这个小型“联合国”里，使用的是多国语言，语言不



通成为沟通上的障碍。许哲虽然会说英语，但是面对不同语系的病患，英语依然不够用。因此，她的医护袍子有两个大口袋，里面装着西班牙语、法语、德语、拉丁语等各种不同语言的小字典，另外还有一叠纸和一支笔。与病人交谈时，听不懂的话意，她随时查阅字典，并写在纸上加强印象，这样一来，她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各种语言。

巴拉圭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但仅限于受过教育的人会使用，一般未受教育的巴拉圭人讲的是当地土话，巴拉圭土话没有字典可以查阅，只能强记下拼音，再用其他的语音记录。渐渐地，她也能与当地的土著沟通。

许哲说：“在巴拉圭的八年里，我这个中国人没有讲过一句华语，因为我是团体里面唯一的中国人，没有人跟我说中国话，但是，我倒是学会不少国家的语言。一句话，第一次听不懂，多听几遍就能了解，也慢慢能说。其实，在那样的环境里学习语言是很有趣的事，只是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没有时间学。”

## 六天六夜没睡觉

两千个人的大社区，为了照顾上的方便，许哲为社区筹办了三个穷病医院，一个讲德语，一个讲西班牙语，一个是本地的巴拉圭土话。

太多的病人要照顾，她每天一早睁开眼睛就是工作，偌大的医院几乎没有空床，总有人进进出出。医院里的病人要照顾，社区内的慢性病人、怀孕或生产的妇女、刚出生的新





生儿，都是她要服务的对象。

除了社区的住户，还有几位麻风病人因为是传染性疾  
病，被安排住在离社区一段距离的郊外，许哲每天亲自为  
他们送饭、送药，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

“这些住在社区外的麻风病人很孤单，因为没有人愿意  
接近他们。每次我送饭送药去给他们，看着他们吃饭，陪  
他们聊天，我感觉得出他们很开心，很期待我每天的到  
来。”许哲说。

许哲不仅服务“兄弟会”成员，一些当地巴拉圭土著零  
散居住在社区附近的，她也会去探望，带一些药品或食物  
去给这些穷苦人家。

她的医护对象如此之多，服务的范围如此之大，却没有  
一辆脚踏车可以代步，不论距离远近，都得靠双腿奔走，  
如此锻炼出她的好腿力。

在兄弟会里，每天的生活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一直工  
作到夜深人静才合眼。有时，一忙起来通宵达旦，头不沾  
枕，天一亮，继续第二天的工作。

“我曾经最忙的时候，有过六天六夜没睡觉的记录，到  
了第六天，我坐在桌子前面写资料，坐着不动就睡着了，  
同事喊我，我没听见，推我也没反应，他们以为我死了，  
探测我的呼吸，气息均匀，测试我的脉搏，还在跳动，才  
知道我是睡着了。”

许哲被抬回自己的小房间睡觉，每天，同事们都会去探  
望她几回，只见她躺在床上不动，仍是昏睡不醒。这一  
睡，她昏昏沉沉地睡了六天六夜。

“到了第七天，我远远听到人家说话：‘睡醒了！睡醒



了！’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大家赶快给我东西吃，我就活过来了。”许哲笑着说：“我六天六夜没睡，睡一觉就把它补完。”

## 叫“德蕾莎”的孩子

在巴拉圭，许哲发现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家庭制度不健全。巴拉圭人没有结婚观念，常常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在一起，女人生下孩子之后，男人就跑掉了。许多女人同一段时间跟不同的男人在一起，弄不清楚自己孩子的父亲是谁。因此，巴拉圭土著的家庭里大多是女人和小孩，有的家里二十几个小孩，每个小孩的父亲都不同。

贫穷的巴拉圭人没有受教育，卫生常识不足，生活习惯不好，容易导致病菌感染。许多女人因产后的清洁工作没做好，容易得妇科方面的疾病。许多新生儿因母亲的卫生常识不足，得不到适当的照顾，夭折率也特别高。这一切，令许哲十分不忍，她耐心地指导妇女们卫生保健等常识，像是：如何在喂奶之前清洁乳头，如何消毒婴儿的奶瓶，如何照顾新生儿。

她将每一个妇女都当成自己的姐妹，对她们付出真诚的爱与关怀，当地的妇女都非常喜爱她，并且依赖她。

在巴拉圭，大家都喊许哲为“德蕾莎（Teresa）”，这个名字源自于她阅读一个西班牙籍修女“德蕾莎”（Teresa）的传记，感佩德蕾莎修女将自己一生的岁月都奉献给穷苦老病的人，许哲期许自己学习德蕾莎的精神，以此为自己的名



字。

在兄弟会这个团体里，大家都喜欢“德蕾莎”，因为大家的生老病死都需要“德蕾莎”照顾，而她又是那么热诚、亲切地对待每一个人，每当见到“德蕾莎”瘦小的身影穿梭在医院、社区，大家总会亲切地喊着她的名字。

社区里，“德蕾莎”不止一个，许多孩子都叫“德蕾莎”，那些孩子都是许哲接生的，孩子们的母亲依赖“德蕾莎”、喜欢“德蕾莎”，所以将孩子取名为“德蕾莎”，来纪念小婴儿与“德蕾莎”的因缘。

## 全世界就是一个兄弟会

在巴拉圭的八年里，许哲是一个无给职的义工，虽然她在兄弟会里无私忘我的付出、奉献，赢得多数人的敬重，但是，在某些事情的处理上，仍不免有理念上的差异。

兄弟会的组织规则，团体成员共享一切用品，但只限于兄弟会成员使用，不用来支援或帮助组织外的民众。

这一项条规，许哲无法认同，在她的观念里，全世界就是一个兄弟会，每个人都是兄弟姐妹，都应该彼此亲爱、互相帮助。她虽然身为兄弟会的一员，但爱人之心没有分别，因此，她爱兄弟会的每一个成员，也爱社区外那些穷苦的巴拉圭土著。

每天，她给住在社区外的麻风病人送药和食物，途中经过一些巴拉圭土著的家庭，她会去探望这些穷苦无援的人家，适时地给予帮助。有一回，她见到一个土著小男孩生病



发烧，却无钱无药可以治疗。她回到社区医院，悄悄地拿了一些药送到孩子家里。

社区外的穷人病人何其多，许哲总是利用外出的机会为他们送药品、送食物，却引来最高管事“House Mother”的关注，她对许哲的做法很不满意。

一天女管事对许哲说：“德蕾莎，虽然你的工作态度令我们敬重，但是，私底下有一些行为是我们无法认同的。”

许哲听了一头雾水，她自认这八年来在社区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光明磊落，没有愧对良心。

女管事进一步说明：“你时常拿一些药品去给那些巴拉圭土著，这是不可以的，你不能擅自拿兄弟会的东西去给外人，那是违反规定的做法。”

“他们很穷，生病没有钱看病，医院里的药物很充裕，所以我才拿一点去帮助他们。”许哲试图解释。

“他们是外人，我们团体只照顾自己人，其他人我们不管。”女管事说。

“他们不是外人，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爱你们，同样地，我也爱他们，他们生病了，需要被照顾、被帮助。”许哲争辩。

“他们不是我们团体的人，我们不必照顾他们。你是团体的一员，应该遵守团体的规定。”女管事不通人情地说：“还有，请你以后也不要拿食物给他们。”

“食物？我自己的一份不吃，省下来给他们有什么不可以？我有权利支配自己的食物吧！”许哲有点动怒了。

“食物，是因为你需要才给你，假如你不需要，可以不



要领，但你能不能领了食物之后再拿去给外人。”

这一番对话，令许哲为之气结，内心不免失望。她心情十分低落，夜深人静时暗暗省思：“我错了吗？这八年来，我在团体中尽心尽力地付出，不求任何报酬，因为我把所有的人都当成是兄弟姐妹，为什么？为什么House Monter反而那么清楚地界分彼此？把社区外那些可怜的穷人都当成外人，不肯帮助他们？”

不能光明正大地“拿”，在必要时，许哲就用“偷”的。无论如何，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可怜的巴拉圭人饿死、病死。

“他们一样是人，一样是生命，不管是不是兄弟会的人，都应该获得尊重及照顾。”许哲坚持自己的理念。

为此，她多次与女管事有了不愉快的争执。女管事甚至严格控管许哲送到社区外的药品和食物。

眼看着那些贫病交迫的可怜人得不到任何支援，许哲既焦急又心痛。

她，渐渐感到力不从心、身心俱疲。

## 来自故乡的呼唤

世界上的穷人到处都有，

但妈妈只有一个。

恰巧这个时候，来自檳城的呼唤，深深触动了她的心。在巴拉圭工作的八年里，许哲完全奉献身心，几乎忙到



忘了自己。她对过去没有怀想，对未来没有憧憬，每天活在当下，活在每一刻工作中。唯一令她牵挂的，是阔别了近三十年的母亲。

## 活在当下，忘了自己

虽然母女俩每个星期都有书信往来，但是，她对母亲的思念丝毫未减。

那天，许哲接到母亲叫妹妹写的来信，信中提到：“世界上的穷人到处都有，但妈妈只有一个。妈妈已经八十多岁了，妈妈需要你，你回来照顾我吧！”

这封信重重撞击了许哲的心，那一夜，她失眠了。

“离开母亲近三十年，虽说有过几次的短暂相聚，却都是临别前匆匆的一会。母亲理解我，向来不干预我的决定，但母亲毕竟是思念女儿的，尤其年岁越高，越不知相见何期。”

深夜里，许哲辗转难眠，对母亲的思念之情涌上心头。

“我几十年来一直在外奔忙，照顾病人、老人、穷人，却没有想到妈妈一天天老了，也需要我的照顾。现在，兄弟会的组织已经有钱，可以花钱去请护士来照顾社区里的人。而妈妈只有一个，该是我回家照顾妈妈的时候了。”

当下，许哲决定返回槟城。



## 挂念穷苦人家

第二天，许哲向女管事表明去意，虽然女管事对许哲私自帮助“外人”的行为不表认同，但对许哲任劳任怨的服务精神极为赞赏。

“你不能走，你走了我们就没有护士，我们需要你。”女管事说。

“我一定要走。你们需要护士，可以花钱去南美洲请，我妈妈需要我，我一定要回槟城。”许哲去意已坚。

“不行，你已经进到我们的团体，就不能出去。”女管事态度颇为强势。

“你不让我出去，我就自己跑掉。”许哲说。

“好，你要走，马上就走，不过，我们不会给一分钱，因为你已经不是我们的人。”女管事翻脸无情。

“没关系，没有钱搭车我就用走的。”

就这样，许哲离开了兄弟会。

兄弟会社区设在远离城市的偏远郊区，从社区到城镇，要走上好长一段路程。许哲独自一人走在广漠大地上，日头炎炎、风尘仆仆，她走得又累又渴，便在路旁稍作休息，然后继续赶路。

虽然女管事待她如此无情，她仍心中无怨。

“来，是自己要来；走，是自己要走，没有什么遗憾，唯一挂念的是那些穷苦人家。”许哲说。



走了两天一夜终于走到河边，渡河到对岸就是巴拉圭的首都亚松森。

要渡河，却没钱搭船，船家很仁慈，免费渡她过河。许哲一路走到了亚松森，已是第二天深夜。

## 上天安排住处

夜深了，天空飘着绵绵细雨，独自一人置身陌生的国度，许哲身无分文、举目无亲，她又饿又累，好想找一个地方过夜。

夜灯荧荧，夜雨无情，这样一个凄清的暗夜，许哲的内心却相当平静，她相信上天会为她安排住处。走了几条街，她看到不远处有一家饭馆。

她走进饭馆。

“老板娘，我身上没有钱，你可不可以让我在饭馆外的屋檐下睡一个晚上，明天一早，我就去找工作，找到工作就还你钱。”许哲说这番话时，态度诚恳、不卑不亢。

就在这时，饭馆进来了一个英国人。

“你……”那人一见许哲，讶异地喊着：“我在兄弟会见过你，你是那里的护士，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喔！我被他们赶出来了。”许哲笑着说。

许哲以流利的英语与那位英国人交谈。站在一旁的老板娘听到他们以英语对谈，惊喜地说：“啊！你的英语说得很流利。”





“是啊！我会说英语。”许哲说。

“太好了，我女儿正想学英文。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房间住，供应你吃，你来教我女儿英文。”老板娘开出这样的条件。

许哲答应了老板娘的要求。

在饭馆里住了几天。许哲心想：“我住在这里虽然不用花钱，却也赚不到钱，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怎么跟妈妈通信告诉她我已经离开兄弟会，准备返回槟城。我还是必须找一份赚钱的工作。”

那一天，她出外找工作，恰巧又遇到那位在饭馆相遇的英国人。

“我知道这附近有一所教堂，修女们照顾许多孤儿，想找一位帮忙打扫、缝补衣服的人，她们的孩子也需要学英语，你可不可以去帮忙？”英国人说。

“好啊！”

许哲听了之后，欣然前往。

到了天主堂，和修女们谈过之后，许哲才知道，原来修女们也希望以食宿为交换条件，由天主堂提供吃住，而许哲免费为她们工作。

她心想：“一样是食宿为交换条件，饭馆的老板娘有钱，可以花钱去请别的家庭教师。我本来就希望为穷人服务，修女们照顾那么多孤儿，我去帮她们忙是应该的。”

于是，许哲搬进了天主堂。

天主堂的修女对许哲相当友善，其中一位年轻修女知道许哲的情况，偷偷塞钱给许哲。



“这是亲戚给我的一点点钱，本来应该交给天主堂，这次我不交上去，你拿去买邮票寄信回家。”

许哲十分感激，收下了钱，买邮票寄信回家。

母亲收到许哲的信，知道她准备返回槟城，十分欢喜，妹妹美贞立刻汇钱到亚松森给许哲，解决她的旅费问题。

许哲在天主教堂住了十个月，除了帮忙天主堂的工作，和邻近的一些妇女也相当亲近，当她要离开的消息传出，修女们、孩子们和邻近的妇女们都竭力挽留她。

“你不要走，我们都很爱你。”

“不行啊！我虽然很爱你们，舍不得离开你们，可是我妈妈很想念我，她每天都盼着我回家。”

“那你什么时候再回来？”

大家殷殷期盼她许诺一个归期。

“我不会再回来了。”

许哲给了这样一个答案，弄得大家哭成一团。

临行前，许多妇女抱着她们的“德蕾莎”来送行，彼此拥抱哭泣、离情依依，许哲的心理充满了温情和暖意。

## 绕道英国

许哲离开巴拉圭，并没有马上回槟城，而是前往英国探望朋友。当她的英国朋友知道她即将离开巴拉圭回槟城，特地写信给她，提到：“你这一回去，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再见面，请务必绕道英国一趟，千万不要马上就回马来西亚。”

在英国的八年期间，那么多令她感动的人与事，怎么能



够忘怀。她也知道，这一趟回去，可能不会再到英国，她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前往英国和好友相聚。于是，许哲买了飞英国的机票，去伦敦探望友人，停留了一个月才回到槟城。

## 二十八年后重回母亲怀抱

1961年，六十三岁的许哲回到了槟城，见到阔别二十八年满头银丝的母亲，母女俩不禁相拥而泣。

尽管二十八年来，许哲不论人在何方，每个星期都会给母亲写信，但对母亲而言，眼前这个女儿仍像是“失而复得”。

母亲口中叨念了近三十年的“小狗”终于回来了，母亲高兴地带着她四处“展示”。不论走到哪里，都是紧紧握着她的手，一刻都不敢放松，怕一松手，“小狗”又跑掉了。

“喔，你就是小狗啊？”

“原来你就是那个跑掉三十多年的女儿呀”

“哎呀！你离开那么久，你妈妈很想念你耶！”

母亲的朋友们好奇又兴奋地看着许哲，又是牵手又是摸脸，好像鉴赏一件遗失多年又寻获的古董。这个“遗失”近三十年的孩子，在国外帮助穷人、病人的生命传奇，令人听了又欢喜又赞叹。



## 慈善家庭

虽然许久未曾回乡，但透过书信往返，许哲知道姐姐和妹妹都没成家，分别在新加坡和槟城办学，将赚来的钱用来照顾穷人、病人；而家中唯一的男孩俊熙当了神父，办了一所孤儿院，照顾许多失亲的孩子。

几十年来，许哲一家人虽然分散各地，却做着相同的事情——服务穷苦人家。

回到槟城与母亲、妹妹同住，许哲才知道妹妹美贞罹患心脏病，而且病情颇为严重。美贞一位住在英国当医生的同学，一再建议美贞到英国疗养身体，美贞考虑到年老的母亲没人照顾，不敢答应。如今，许哲回来了，美贞与她商量：“妈妈有二姐照顾我就放心了，我准备到英国养病。”美贞也写信告诉在新加坡的大姐，告知她即将赴英的计划。三姐妹商量后，姐姐希望许哲带着母亲到新加坡，让美贞能放心地到英国。

美贞赴英后，许哲便带着母亲一同前往新加坡定居。她想：“姐姐年纪也不小了，又是独自一人，如果我和妈妈到新加坡与姐姐同住，彼此可以互相照应。”

俊贞欢欢喜喜地迎接母亲和妹妹的到来，因为考虑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每个星期天都要上教堂做礼拜，俊贞在天主堂隔壁买了一栋房子让母亲和妹妹住，方便母亲上教堂做礼拜。万一母亲身体不适无法上教堂，坐在自己的房间



里，也能听到教堂里唱圣歌、做礼拜的声音。

许哲到了新加坡，才知道独身一人的姐姐在新加坡奋斗几十年，赚了许多钱，却不是为了自己享福。她把赚的钱都拿来帮助穷人，对自己极为俭省，她买了很多房子给穷人，自己却住在简陋的房子里。

许哲很高兴姐姐与自己的理念一致，她告诉姐姐：“姐姐，我想办一所养老病院，免费收容、照顾老人和穷病的人。”

当下，姐姐没有马上接受许哲的提议，很坦诚地向许哲说出她心中的疑虑。

“你虽然是我妹妹，但分离近三十年，我认识的是从前的你，现在的你，我并不认识。我不知道这三十年来你的个性是不是有所改变，你所说的话是不是真心诚意，我更不知道你要办养老病院的动机是不是纯正。我不能马上答应你，必须先观察你，才能帮助你。”

许哲完全认同姐姐的“审慎行事”，她也更确定姐姐会是自己未来“养老病院”的支持者。

## 没有人要来，所以我来

在姐姐的介绍下，许哲得知新加坡有一所穷人病院——广惠肇医院。

广惠肇医院创办于1910零年，自创办以来，因财力短绌，经营得相当辛苦。当时，院内有三百八十位病患，却没有一位护士，因为院方所能给付的薪资太少，请不到护士。



许哲得知这个情形，自我推荐到医院担任无给职的护士。

许哲的思考模式异于常人。她想：“这正是我要做的事。如果这家医院有钱，可以花钱去请护士照顾病人，就不需要我了。正是因为这家穷人医院没钱，没有人要来，所以我来。”

为什么她总是愿意无条件地帮助穷人？她说：

“并不是我特别喜欢照顾穷人，而是他们有这样的需要。穷人会老，也会生病，他们需要照顾。但因为他们没有钱，所以得不到好的照顾。我学习护理的目的，就是想为这些人服务，不是为了赚钱。”

在医院里，许哲要照顾所有老人的生活，当然也包括饮食的配送。或许广惠肇医院的经费不充裕，也或许是医院免费收容老人，许哲感觉到，院方对老人的照顾不够完善。

“广惠肇”的老人们，一日只吃两顿正餐。早晨七点一杯咖啡，十二点吃午餐，下午两点两块饼干，下午四点吃晚餐，晚上八点再给一杯咖啡。

从下午四点的晚餐到隔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餐，整整二十个钟头，这当中只有两杯咖啡，没有其他食物。对那些身体病弱、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漫漫长夜里，躺在床上没有别的事，只想着肚子饿。许哲觉得，这样的“等待”对老人太残忍了。

许哲非常不忍，她为老人向院方争取多一餐饭，得到的答覆却是：

“他们住在这里，有得吃有得穿，已经比在自己家里好多了。”



许哲不服气地说：“有钱人会肚子饿，穷人也会肚子饿。老人一整个晚上没事，光想着饿肚子，不是太可怜了吗？”

经过多次沟通，得不到院方善意回应，许哲感到很失望。

不忍见老人受饥饿，许哲向姐姐争取财力支援，每天晚上，她自己掏钱买面包送到医院给三百八十位病人，为了避免疏漏，她楼上楼下跑，亲自把面包送到每一位病人手中。

虽然是自掏腰包，却引起院方不满，认为她“多此一举”，破坏了医院的制度，造成医院管理上的困扰。

在“广惠肇”服务了两年七个月又十九天，许哲因为无法认同院方的理念，终于选择离开。

## 独立创办养老病院

你的心，诚意捐献，

我的心，诚意接受。

只要有一点勉强，我就不接受。

离开广惠肇医院，想到还有许多穷老病人需要照顾，她要办一所“养老病院”的心念更加强烈。她想：“做人家的工要受人家管束。只有自己办养老病院，才能依自己的想法照顾老人。”

她再度向姐姐提出创办养老病院的构想。



## 恭恭敬敬地服务老人

“姐姐，我过去在巴拉圭长期照顾穷人和病人，有这方面的经验。我想自己办一所养老病院，不仅给予老人们医疗和照顾，还要给予他们心灵上的关怀，我要恭恭敬敬地服务、照顾他们，让他们感受到人间的温情与对生命的尊重。”许哲说。

这一次，姐姐欣然同意。

许哲在“广惠肇”服务的两年多里，姐姐默默观察她的工作态度，看到她对穷人的爱心，真诚无伪，深受感动，决定支持她开办养老病院。

于是，姐姐同意支持许哲筹建养老病院。

## 老、病兼收

当时的广惠肇医院只收老人，不收病人，因为病人事多、麻烦多。许哲想办的老人院却是老、病兼收的“养老病院”。

最初，她买一间高脚屋做为“养老病院”。高脚屋原为有钱人的房子，前有三个大房间，后有三个工人房和车库。她规划前面的三个大房间做为收容老人的房间，后面的工人房一间给妈妈住，一间自己住，另一间则当会议室。楼下的一大片空间改建为厨房。





1965年，“养老病院”成立，许哲的心愿终于达成，她用这个高脚屋开始服务老人的工作，收容了七个老人。

养老病院的一切开销由姐姐俊贞负责，买屋和设备一共花了十五万元。俊贞还把自己的车子给了她，说：“你要照顾病人，带他们去看医生，自己开车比较方便，我把车让给你开，改搭公车上班。”

那时，俊贞也买下高脚屋后面的地皮，那块地上种有许多水果，许哲工作之余，自己爬到树上采芭乐，摘了十几公斤的芭乐载到后港六条石的巴沙去卖。一斤芭乐卖一毛三，换一点钱买鱼、买肉、买菜。

## 穷老病人的“天堂”

最初，养老病院的事由她一手包办，要照顾老人，还得亲自下厨煮饭菜。茹素的她不会煮鱼煮肉，当其为老人奉上饭菜时，恭敬地说：“对不起，我不会煮菜，把鱼肉饭菜都煮在一起。”

老人们很开心地说：“没关系，只要饭菜是香的，有得吃就好。”

后来，姐姐的朋友来养老病院，看到地方这么大，提议后面空地可以多建一些房间，于是大家慷慨解囊，陆续增建四栋房子，收容人数也增加到一百三十人。

许哲的养老病院成了穷老病人们口耳相传的“天堂”，许多人等着要进来。



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到养老病院？

第一，没有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没有钱没有储蓄；第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因为六十岁以下的老人有手有脚，可以自己去赚钱；第三，生病需要人照顾，如果生病却无人照顾，就是死在路旁也没有人知道；第四，没有传染病、精神病，不会影响别人；符合这四个条件，许哲“养老病院”的大门永远敞开。

## 只留下一毛半

收容的人越来越多，养老病院空间越来越不敷使用。因为养老病院的前面空地有一个很大的花园，许哲便在花园盖起房子，并将旧有建筑拆掉，重建为三层的楼房。

许哲用心规划养老病院的一切事宜。依养老病院的空间容量，收容了二百五十位穷老病人。收容的老人当中，有些是卧床的病人，必须三餐喂食；有些是行动不便的，必须坐轮椅；有些生病的，必须送他们去看医生。如此一来，大约需要四十九位工作人员。

养老病院的开销不断增加，虽然有小额捐款，但多数的费用仍由姐姐承担。

姐姐很慷慨，每次许哲求助，姐姐二话不说，将家里所有的钱统统倒进许哲的钱包里，只留下一毛半。一毛钱是搭公车到学校的车费，到了学校，用半毛钱买早餐，一直等到



九点钟，利用十五分钟的“coffee time”（喝咖啡时间），姐姐才去银行提领自己生活所需的费用。

## 将老人当成亲人

创办养老病院时，许哲虽已年届七旬，但能力、体力和工作精神一点都不输年轻人。她为每一位老人做一份资料夹，里面详细记录老人的病情、用药的剂量、服药的时间、病人喜欢吃的食物、情绪变化……等。她尽量依照每一个病人的需求，去服务他们。

许哲要求工作人员将每一位老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她以身作则，以谦卑的心去服侍老人，即使有些老人的年龄比她小，她依然恭恭敬敬地照顾他们。

她细心地注意到，食物一定排得整整齐齐，看起来美味可口，这样才能使老人们食欲大增。端食物到老人的床前，一定要态度恭敬，让他们感受到尊重，而不是接受施舍。

许哲说：“每一位老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难道我不该如此恭敬、尊重地对待他们？”

养老病院的老人们受到如此“礼遇”，心境都比较平静祥和。但，偶尔有些人因为长年受病痛折磨，难免心情暴躁、大声骂人。

许哲说：“老人家生气的时候，我就握着他的手，轻声地安慰他，不要生气，不生气病才会好得快。有时会骂得很凶，但是情绪发泄过后，就会平静下来。”

许哲以恭敬心照顾老人，房舍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让老



人身心感到舒适。有一回，卫生部和福利部的官员来视察，觉得她的养老病院非常干净、清静。

一位官员欣羡地说：“我老了，可不可以来这里住？”

许哲反问：“你愿不愿意自己老了，又病又穷又没人照顾？”

那官员哑然一笑，无法回答。

## 诚意捐献，诚意接受

几十年后，许哲的养老病院已运作的相当稳定，对老人的服务品质也广受社会大众肯定。渐渐地，有许多善心人士会捐钱、捐米、面、油等，也有越来越多的义工主动来帮忙，许哲的工作重担被分担一些，唯老人的用药，她一定要亲自配送。

她的养老病院从未公开募款，也未曾开口要求捐钱，都是别人诚心、自愿来捐钱。她说：“你的心，诚意捐献，我的心，诚意接受。只要有一点勉强，我就不接受。”曾经，有人将父母过世时收到的奠仪全部捐献给她。

她对于用物依序记录，条理分明，绝不混淆。即使养老病院用不完的东西要转赠给外面的穷人，她也一定征求捐赠者的同意，才把东西分赠出去。

一回，有人送了许多油给她，养老病院的使用有余。她问那人：“我可不可以把这些油给其他穷人家分享？”



那人高兴地说：“很好，我很高兴。”当天下午，他又送了许多油来。

她接受社会善心人士的捐赠，却不接受政府福利部的钱，因为一旦收了政府的钱，政府随时会来查帐，当时她一个人要做许多事，哪来的时间做帐，等着政府官员随时来查。

许哲相信一件善的事业，凭着良心去做，不需要什么制度来规范，老天自然会照顾得好好的。

与许哲相识三十二年的义工萨拉那·罗提到：“当年，Sister创办的养老病院因为收容人数越来越多，不得不雇请工人来帮忙。她的员工都是穷苦需要帮助的人，Sister给他们工作机会，并且当成亲人一般关照，不只员工本身，连员工的家人也一起照料。除了照护员工和病人外，她还以‘心连心之家’之名，将爱心扩及二十六个在外租屋居住的贫寒人家，这是一种区域服务，有别于定居在养老病院的服务类型。”

## 爱，心想事成

曾经，养老病院入不敷出，她亲自到航空公司向他们的经理请求，可不可以把飞机上剩下的没有开封的套餐，送给她的老人们。那经理很感动，马上应允，还派人专车送到养老病院。

有好几次，养老病院面临断粮，厨房的阿嫂跟许哲说：“院长，没有米了，只剩下半包，晚饭不够煮。”

许哲总是笃定地说：“没关系，下午就会有人送来。”



其实，她并不是事先知道有人要送米来，而是她有太多次“心想事成”的经验。上午没有米，下午就有人送来一卡车的米；昨天油用完了，今天就有人送油来；动个念头想吃芒果，奇妙的是，隔天就有人送芒果来。

自此，她不须再爬树摘水果去卖了，因为别人的供应已足够。

许哲说：“我的工作，有很多很多好心的人在帮忙。常常，一些好心的人载了一大堆米和蔬菜来，有时多到吃不完。我就问他们，可不可以把这些米和菜分送给其他的穷苦人家？”

在征求赞助者的同意后，许哲把多余的米粮分赠给其他贫穷家庭，最高纪录曾同时照顾二十六户人家。为了载送米粮给其他的穷人，姐姐的车太小，东西载不完，她只好向邻居开杂货店的老板借车。

“你的车可不可以借我？”

“可以啊！”

“那你的车是加什么油？我回来时帮你加满油。”

“如果你要加油，我的车就不借。你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照顾老人，今天我可以把这辆车借给你，让我有这个小小的机会为你服务，是我的福气。”

她觉得很感激，邻人都很支持她做这样的工作。

## 向穷苦人家伸出援手

许哲不仅照顾老人，凡是穷苦人家需要帮忙，她都毫不



犹豫地伸出援手。

那时，她出门办事常常会看见黑市的鱼贩在小路上卖鱼。有一回，她见到鱼贩遭遇警察，经过一番的审讯、罚款，繁杂的手续办好后，那些鱼已经不太新鲜，没人买了。

许哲怕小贩把鱼丢掉了，很可惜。她说：“你不要把鱼丢掉，卖给我吧！你原来要卖十八块，我二十二块买。好不好？”

鱼贩帮许哲把鱼担回养老病院，许哲给她水喝，闲聊之下才知道她也是个可怜的女人，先生过世，自己要独立养好几个小孩。

往后，每当警察追赶鱼贩，鱼贩跑到养老病院门口，许哲会赶紧开门让她进来躲一躲，拿一件衣服让她换上，假装是养老病院的厨工。并且用一大块布把鱼货盖起来，以逃过警察的搜查。

“你这样帮我，不怕麻烦吗？”鱼贩感激不已。

“不会，只要是需要帮助的，我都会帮助。”

鱼贩临走时，许哲将她原来的扁担换了另一根不同颜色的，以免警察认出是她。



## 她的手心有我的温暖

这社会上有许多独居老人需要照顾，  
有许多付不起房租的穷人需要帮助，  
有许多受虐的妇女、孩子需要关怀。  
照顾他们是我的工作。

1971年，姐姐俊贞退休后就住到养老病院，虽然她是这个病院的出资者，但没有要求享受较好的待遇，她、许哲和母亲三人住在养老病院二楼的一个房间内，房间以布幔为区隔，一来仍保有个人空间，二来可以随时彼此照顾。

## 温馨话家常

白天的时间，许哲要忙养老病院的事务，姐姐与母亲相伴。许哲在房间里挂满母亲朋友的照片，让母亲可以看看照片，回忆和朋友在一起的往事。母亲的床位向着窗户，从那儿望下，可以看到许哲工作的身影。

每天早上，许哲亲自为母亲抹身体。母亲会问：“你整天走进走出，在干什么？”

她笑着告诉母亲：“我是去做工，不是去玩，因为有两





百多个人要照顾。”

许哲一有空档，会上楼陪陪母亲和姐姐。夜深人静时，许哲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回到房间，母女三人躺在床上，才有机会闲话家常，在温馨的谈话中进入梦乡。

## 手足辞世

1973年三月，许哲的弟弟因病去世，母亲为此伤心不已。不久前，远在英国的妹妹美贞也传来病危的消息。

原本因心脏病赴英国治疗的美贞，在英国调养了一段时间，身体渐渐康复。美贞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因为很会煮中国菜，便在英国开了一家中国餐馆，生意非常好，后来又陆续开了三家餐馆。

或许过于忙碌而疏忽了健康，美贞的身体又慢慢走下坡，1973年二月，她因为严重的肾衰竭而住院。

当时，许哲要管理养老病院，照顾院内两百多位老人。因此，便由姐姐俊贞飞往英国照顾美贞。俊贞到英国几天后，美贞便过世了。美贞过世与弟弟俊熙辞世相距不到十五天。

其实，姐姐俊贞在赴英之前也已癌症缠身，这一趟英国之行使她的身体更加虚弱，返回新加坡后也病倒了。姐姐生病，许哲心里比谁都难过，不过，她也相当庆幸姐姐就在自己身边，可以悉心照料。

平常，许哲一有空闲会回到房间陪伴姐姐和母亲，将自己的小床移到姐姐床边，姐姐习惯握着她的手，听她说话。



姐姐对许哲有一份依赖感，她希望许哲时常陪伴在身边。白天，许哲要去照顾病人，她会先将姐姐扶起坐好，然后说：“我现在要去照顾病人，等我忙完了，马上就上来看你。”这时，身体健康的母亲会帮忙照顾姐姐。

睡觉时，姐姐要紧紧握着许哲的手才能安稳入睡。深夜里，有些病人需要吃药，许哲悄悄起床，轻轻松开姐姐的手，姐姐会突然惊醒，睁开眼睛问道：“你要去哪里？”

“我去给病人喂药。”许哲说。

“喔！去吧！”这时，姐姐仍然无法入睡，一直等着许哲回到房间，握着她的手，才能安然入眠。

1973年七月，姐姐在睡梦中去世。

半年内，许哲的弟弟、妹妹、姐姐相继去世，最痛苦的莫过于九十多岁的老母亲。每当母亲伤心流泪时，许哲就陪着母亲到处散散步，安慰母亲。“妈妈，你不要难过，他们很聪明，先跑掉了。那里很好，有天主照顾，比我们这里还好。”

许哲面对至亲手足接二连三去世，她以平常心面对。她说：“每一个人都会死，当他到这个世界的责任完了，就会回去了。弟弟是家里最小的，结果最先跑掉了，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三日去世，相隔不到半个月妹妹病逝，同年七月姐姐也去世。姐弟妹三个人在半年内相继走了，妈妈当然很伤心。不过，妈妈是天主教徒，相信人死后会到天堂相聚，姐姐和弟弟、妹妹都会回到天主身边，有天主照顾，妈妈也觉得很放心。”



## 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姐姐去世后，把所有遗产都留给许哲，她拿这些钱帮助许多穷人购买房子。她不仅在新加坡盖养老病院，还到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去协助当地的慈善机构设立养老院。

她的时间、精神完全给了世间苦难的人，忘了自身，忘了今夕是何夕。

有一天，许哲梦见姐姐在天上，穿了一袭白衣，全身发光，对着她微笑。她告诉姐姐：“姐姐，我也要上来。”

姐姐说：“不行，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当时，许哲身旁有一座天梯，直直插入云端，她上梯子想爬到天上，姐姐把梯子一推，让她自半空摔了下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这一跌，梦也醒了。奇妙的梦境如此清晰，仿佛亲身经历，屁股还隐隐作痛呢！

许哲笑着说：“我知道，姐姐一定很高兴，我把她的钱都花光光了。”

## 母亲身教的影响

母亲晚年，因身体虚弱无法走路，许哲在床榻前悉心照顾。饭菜由她亲自烹调，因为她知道母亲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当时，许哲的母亲已经一百多岁，脑筋有些迷糊，每次



许哲喂她吃饭，她都会说：“你煮的东西很香，很好吃。”

“对啊！我煮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好吃你就多吃一点。”

等母亲吃饱后，她会突然握着许哲的手说：“你对我很好耶！为什么？”

“因为我是您女儿啊！我小的时候，您对我很好耶！”

“喔！有女儿好福气。”母亲握着许哲的手，欣慰地说。

母亲目光涣散，陷入回忆：“我有个女儿当护士，离开三十年了，都没有来看我耶！”

“没有关系，我来看您就好，我也是护士。”

许哲抚弄母亲的银发，轻轻摸着她的脸庞，像抚慰孩子一般。

许哲内心非常心疼母亲，她知道离开母亲的这段漫长岁月，母亲如此想念女儿。母亲抑制自己的思念，成全她助人的决心，如非怀抱慈悲、心怀大爱的坚毅女性，如何能做到？

1981年，许哲的母亲在睡梦中安详去世，高寿一百零四岁。

许哲最感到安慰的是，母亲的晚年岁月，不需到别人的老人院要求收容，可以住在自己的老人院，接受自己的悉心照顾。

许哲姐弟妹三人，人人都有一颗慈悲、博爱的心，其实是来自母亲身教的影响。不论时地，母亲都在帮助穷人，耳濡目染下，母亲的慈悲善行深深印入孩子们的心版，自然而然，他们姐弟妹也都拥有一颗仁慈之心、欢喜布施，无我无私地去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 照顾他们是我的工作

1983年，新加坡政府社会福利局的官员来许哲的养老病院来视察，看到一头银发的许哲，问道：“您是这里的负责人？几岁了？”

许哲说：“我八十五岁，还年轻。”

“你这么老了，可能会给错药，应该退休了。”

“我从事医护工作快四十年了，从来没有给错药。”

“可是您现在老了，我们害怕您会给错药，所以，还是要请您退休。”

“我的字典里没有‘老’这个字，我的身体很好，头脑清楚，四十年的护理生涯我从来没有给错药。我的手脚敏捷，每天爬上爬下不会累。”

“不行，我们还是觉得您太老了，无法管理这么大的养老病院，一定要退休。”

她说：“好吧！既然你们要，就交给你们吧！”

许哲心想：“你们不让我管养老病院，我还是可以做许多事。这社会上有许多独居老人需要照顾，有许多付不起房租的穷人需要帮助，有许多受虐的妇女、孩子需要关怀。照顾他们是我的工作。”

社会福利局接管许哲的养老病院，强迫她退休，许哲没办法，只好放手自己所创办的养老病院，交由福利局接手管理。



当时，姐姐规划养老病院的地皮时，留了一块给许哲私人居住之所，可以住到年老往生。

## 没有为自己花用一分钱

就这样，许哲虽然仍住在养老病院，却已经不属于这个组织的一员。

她身上没有任何积蓄，生活怎么过？说也奇怪，她从来不用上市场买菜，常有人来她的屋子，主动把菜、饼干、面包放进她的冰箱和柜子里。

不管事的一年里，她几乎没有花钱在购买食物上，翻阅自己的记录簿，发现一整年只为自己买过一块奶油，其他都是别人送来的。一年就花了两块三毛钱，其余别人送来的捐款，都用在穷人身上。甚至有一年，她没有为自己花用一分钱。

被迫自养老病院“退休”后，她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其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她直接走进老人、穷人的家庭里，给予米、油、盐、糖等生活物资，每个月给钱，让他们可以缴房租和水电费，帮助这些不能或不愿住进老人院的老人、穷人们解决最实际的生活问题。

她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社会上，随时注意有没有需要关怀与帮助的人。

有一天中午，她去买东西，看到一位老人身体蜷卧在公园的椅子上，便上前去关切：“老先生，你怎么躺在这里，吃饭了吗？”



老人回答：“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许哲一听，立刻去买饭，恭敬地喂老人吃饭。吃完饭，她了解老人的家庭情况，得知他是一位独居老人，客气地询问老人：“你愿不愿意接受我的照顾，每个月按时送钱、送食物到你家。”老人喜欢地答应，开始接受许哲的照顾。

许哲照顾的对象有老人，也有身心障碍无能力工作者，每个月按时送钱和食物去给这些穷苦的人家。

90多岁的许哲，独立照顾十个家庭，许多人被她的精神感动，主动送钱送食物到她的住处，也有人自动排班成为义工，帮忙每个月的食物配送。

除了几户定期探访、照顾的家庭，她随时随地都在关心周遭需要帮助的人。

## 最好的礼物

1994年，许哲已经九十六岁。有一天，她经过一位曾经照顾过的一百零六岁老婆婆的家。那是黄昏时刻，天色已暗，许哲看到老婆婆家的门扉半掩，觉得很奇怪，心想如果人不在家，门应该是关上的；如果有人在家，门应该会打开，为什么会半开半闭？

于是，她推门进去，看见老婆婆躺在地上。

“婆婆，您怎么躺在地上？”许哲趋前，关心地问道。

“我三天前跌倒，不能起来。”老婆婆说。

许哲赶紧扶起老婆婆，倒水喂她喝下。因为老婆婆已经受伤三天，动弹不得、无法梳洗，身上发出异味。许哲帮老



婆婆洗净身子，换上干净的衣服，然后到外面买了一碗稀饭喂老婆婆吃。

随后，许哲联络红十字会的救护车，送老婆婆到医院。许哲帮老婆婆办好住院手续，老婆婆不让她走，她便留在医院陪伴老婆婆，一直到晚上十点半才回去。

第二天一早，许哲又赶到医院探望老婆婆，护士小姐告诉她：“老婆婆昨天半夜两点去世了，她走得很平静、很安详。”

许哲一听，心里很欣慰，因为老婆婆走时干干净净，而且吃过了稀饭。许哲很感恩地说：“婆婆给我最好的‘礼物’，就是她在临终前让我握着她的手两个小时。”

那真诚的爱，透过手心的温暖，陪伴着老婆婆平平静静地离开人间。





## 爱，永止不息

没有坏的孩子，只有需要爱的孩子，

孩子因为没有爱才会变坏。

只要我们的心中有爱，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爱的世界。

106岁的许哲，外貌看来像是六、七十岁。她一头银白短发，皮肤光滑、耳聪目明、手脚俐落，每天静坐、阅读、运动、布施、做瑜伽，精神、体力不输一般年轻人，尤其柔软的肢体示范着瑜伽动作时，令人屏气赞叹。

她透露长寿之道是，今天起来今天做工，不停地做工，做人间的义工。很重要的是，她不恶口、不生烦恼心、不猛火煮食、不吃肉、不沾咖啡、茶、酒。身心常保平静、喜悦。

## 因缘具足学静坐

69岁才学瑜伽的许哲，回想起学瑜伽，那真是一段“心想事成”的奇妙经历。

在英国时，她曾读过一本静坐的书。回新加坡，她到旧书摊去找那本书，结果找不到原来的书，却发现另一本小册子，书名是 Forever Younger, Forever Health（《永远年轻，永远健康》）。里面谈到瑜伽、静坐的好处，不仅可以使身体



健康，也能使头脑澄清。

“到底什么是静坐？我很想学静坐。如果老天有眼，就有人来教我学静坐。”她在心底祈求。

奇妙的事发生了。当她发愿要学瑜珈，过几天接到一通电话，电话中，那个人表明知道许哲所办的老人院是个慈善团体，希望能够来参观。

“可以啊！欢迎你来。”许哲表达了欢迎之意。

隔天，有一个人来参观她的养老病院，那人身着橙色的长衫，头上戴着橙色的帽子。

“你是出家人吗？”许哲问。

“是的。”

许哲又问：“你教瑜珈、静坐吗？”

“是的，我的工作就是教瑜珈、静坐。”

许哲一听，心中有一股强烈的惊喜，仿佛上天听到了她的祈求，特地派这位瑜珈老师来到她面前。

“你可以教我吗？”许哲问。

“好，等我参观完养老病院，我就教你。”那人仁慈地回答。

“我不能在这里学习，因为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有什么问题他们随时会来找我，我无法有完整的时间学习。”许哲想了一下：“这样吧！我去你那里学习。”

她问师父住在哪里，原来师父就住在离养老院不远的地方。

他们约好第二天有空的时间，许哲就到师父那里学静坐。老师只教了三分钟，她就相当受用了。

从那时起，瑜珈和静坐成了许哲每天的功课，几十年来



从不间断。原本身体就相当硬朗的她，学了瑜珈之后，精神力更好。

呼气时念一声“圣言（密咒）”，吸气时念一声“圣言”。刚开始心里还会想东想西，之后，她越坐越清凉。

三十多年来的静坐，好处是越静坐越澄明，见到什么人都很开心，人家讲她不好的话，她也不放在心上，随他去，只要自己良心过得去就好了。

## 人生七十才开始

年届70才学瑜珈，筋骨自然不像一般年轻人柔软，但许哲始终忙忙碌碌，劳动筋骨，反而不像七十岁的老人那般僵硬。

学习之初，为了练习静坐的双盘，她坐着的时候总是先盘起右腿，直到右腿发了麻了才放下右腿，再盘起左腿。如此交替练习拉筋、盘腿，渐渐地，她能轻易地双盘，而且盘腿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当时，指导许哲学习瑜珈和静坐的人是印度某瑜珈团体的一员，这个瑜珈团体的老师在印度。许哲虽未见过那位老师，内心却异常地思念。

她透过书信与老师联系，告诉老师：“我没有办法去看你，我管理养老病院，有两百多个病人需要照顾，还有几十个工人要管理，我没有办法到印度。”

老师回信说：“不要急，你一定可以来看我，当你把工作放下的时候，一定有机会来看我。”



不久，许哲在静坐中看到一个人，虽然是个陌生人，但许哲直觉那个人就是老师。

## “爱人”是天职

1995年，高龄97岁的许哲决定前往印度，去拜访她的老师。当她来到印度的时候，正好瑜珈团体开大会，在七万多人的会场上，有一个人走近许哲，拍拍她的肩。

一种奇妙的感觉，许哲感觉眼前的人像阳光一样，给人温暖与光明。她知道，他就是老师，不禁跪地俯身膜拜。

“这么多人，您怎么知道是我？”许哲好奇地问。

“你虽然没有见过我，但是我见过你，你静坐的时候，我常常陪着你一起静坐。你的窗户没有关，我时常来看你。”老师说。

老师给了许哲一个梵文名字“Prema”，华文的意思就是“爱人”

老师告诉许哲：“我给你Prema，不是给一个名字，而是给你生活的责任。爱人，是你来这人世间的任务，你去爱人，不管人家对你好不好，都要去爱他，就算是人家骂你，也要去爱他。”

Prema“爱人”，确实是许哲的生命特质，也是她这一生的天职。



## 织寒衣，添暖意

许哲在岁月的长河中摆渡跨越三个世纪，迄今未曾停歇……

享有106高龄的她，觉得人生短暂，不能浪费，所以每当与别人谈话时，她就一边说话一边编织衣服，想在有生之年，为印度没钱买寒衣的贫苦人家多添一份暖意。

1995年冬天，她到印度走一回，看到街头上有一个孩子穿着无袖的衣服，冻僵的身体和双手，一直上下擦拭着被寒风吹得颤抖的肩膀。她问孩子的母亲：“为何不给孩子添一件衣服？”孩子的母亲说：“没法子，家里衣服不够，每件衣服都撕了一半，这样才能分给每个孩子。”

她把那穷苦母亲的一番话带回家里，心里暗下决心，要为这些苦难的孩子编织一些毛衣，让他们知道在这世界的某个角落，还有一双手正在为他们编织暖意。她将编织好的毛衣寄放在印度佛赛苔苔的济苦中心，给予任何需要的人。

## 老师就是老师

许哲的生命跨越了三个世纪，心灵活泼而年轻，永远有旺盛的学习和求知欲望。她的生命热力不断燃烧，在二十一



世纪初绽放着耀眼的光芒。

她的慈悲、宽厚、仁爱，使她的生命散发出特有的气质与能量，像是一块大磁铁，吸引许多同样深具爱心的人来到身边。义工里面有许多是佛教徒，会带来一些佛教书籍送给她。

许哲心中潜藏着一个遗憾，她不太看得懂华文，因为一生都在外国流浪，根本没有机会学习华文，仅有的基础是从阅读旧报纸，不懂的字翻阅字典自学得来。她觉得佛教的许多观念与自己的理念十分相应，但无法完全读懂华文的佛教书籍。

义工里有一位“玉兰姨”，引荐了一位学佛的谭秀观居士来教导她佛教经典。

实际上，谭居士自始至终都不敢以“老师”自居，他多次恳求“老院长”不要称他为“老师”，认为自己有福报才有机会来向“老院长”学习。

许哲也坚持：“老师就是老师，不分年龄大小。”

1996年，许哲正式接触佛教，在谭居士的陪伴下有系统地研读《般若心经讲记》，每一堂课，她都用工专注谛听。课余，她恭敬地手抄梵文《心经》，一心不乱。

## 妙音行菩萨道

喜欢阅读的她，在偶然的机缘下，读到了净空法师的著作，生起极大的欢喜心。



虽然，她与净空法师未曾谋面，但许哲在新加坡的善行义举已广为流传，净空法师常赞叹她是人间菩萨，鼓励信众去亲近她，向她学习。

1999年，有一天，净空法师来看她。

她恭敬地问净空法师：“我有没有资格做佛教徒？”

净空法师很高兴地说：“你所做的一切，就是在行菩萨道。”

她开朗地笑了。“是吗？那我就要好好学佛了。但是，什么是皈依？我不懂？”

净空法师对她开示皈依的意义，在净空法师的见证下，许哲皈依了三宝，法名“妙音”。

许哲谦虚地对净空法师说：“最近常常有人送我佛书，我想好好地读一读，可是很多地方我都不懂。”

净空法师对她说：“不懂没关系，天天恭恭敬敬念‘阿弥陀佛’就好了。”

仿佛是累世的因缘，许哲一接触佛教，就欢喜信受。净空法师叫她念佛，她便开始老实念佛，身心依止“阿弥陀佛”，不论走到哪里，佛号永远相随。

虽然她没有求受“五戒”，净空法师却授给她五戒证书，认为纵使没有受戒仪式，她的五戒十善已经修到了一百分。

她开阔的心胸，接纳所有宗教。小时候因为外婆的信仰而认识基督教。长大后因为接受修女的帮助而信仰天主教，后来，她因学习瑜伽而接触了印度密教。一百零一岁的她皈依了佛教，成为老实念佛的“佛教徒”。

其实，她一生的言行，与各宗教所提及的“安贫”、“无



私”、“慈悲”、“博爱”的理念相同。

当她还是天主教徒时，见到佛教徒会恭敬地向对方“合掌”、“问讯”。她皈依佛教后，习惯手持十字架，口里念着“阿弥陀佛”。身边的义工对她说：“老院长，您念阿弥陀佛，怎么还拿十字架？”

她笑着回答：“一样的，主要是你的心。”

是的，不论皈依任何宗教，重要的关键在“心”。如果有人问她明确的信仰，她会告诉对方：“我的信仰是爱人，我的宗教是良心。”

她的饮食极为简单，一天只吃一餐，通常是一份水果蔬菜或一杯鲜奶。

她不会花钱在自己的衣着上，都是穿别人不要的衣服，有时从旧衣堆里捡来，洗干净了再穿。她认为，穿衣服是为了保暖和蔽体，无所谓好看不好看。

## 心连心，世界一家

许哲的关怀之心不仅限于老人，当她行有余力，还发心到寺院团体教导瑜珈或应邀举行讲座，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她希望每个人都活得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她和萨拉那·罗共同主持的瑜珈课程，屡次受邀赴国外主持“瑜珈研讨会”。

义工萨拉那·罗说：“透过和她三十多年的相识相知及工作相处，我发现她是个单纯、热心、愉悦的人，全心投入照顾那些她视为兄弟姐妹的贫苦无依的人们。她以全然奉献





的爱及愉悦，关照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有时甚至耽误了吃饭、睡觉的时间。我深深感受到：她一生服务他人的事迹，对所有的人（不管年轻人或年长者）都极具启发性。”

目前，已经一百零六岁高龄的她，依然在做服务老人的工作。她对老人的照顾无微不至，自己却过着如修行人般的“安贫”生活。她希望开办一个不分种族，不分老少，不分男女的家庭式的“心连心之家（HEART TO HEART SERVICE）”收容中心。

她说：“许多独居老人没有亲人或被遗弃，他们的食品缺乏营养，三餐不继，没有家庭的温暖关怀。还有一些带着孩子的妇女，他们的丈夫或男友，有些在坐牢，有些在戒毒所，有些移情别恋，她们没有家可以回，被人遗忘在某些角落。我们希望提供他们一个温暖的家，好好地、恭恭敬敬地爱他们，照顾他们。”

长年陪伴在许哲身边，护持着她的慈善事业的义工萨拉那·罗，现在已完全献身于“心连心之家”的照护工作，虽然目前“心连心之家”没有固定的收容场所，但其服务对象包括六个贫穷家庭及十三位个人，供应他们基本的食物及现金需求。萨拉那·罗说：“透过各界善心人士的捐款，我们除了服务新加坡当地的穷困人家外，服务对象也扩及高棉的贫民孤儿院和越南胡志明市的盲人学校。”

许哲计划中的“心连心之家”收容中心也将收容一些离家的青少年。她认为：“没有坏的孩子，只有需要爱的孩子，孩子因为没有爱才会变坏。对于那些需要爱的孩子，我们应该给予他们真心的温暖与照顾。”



未来，“心连心之家”将为那些被遗弃的老人、妇女、儿童提供一个中途站，给予他们家庭成员般的关爱，以恭敬心对待，建立他们的自信心和尊严。

## “爱”的世纪传奇

每当有人将许哲与印度德蕾莎修女相提并论，她总是谦卑地说：“我只是一个会扫地、喜欢做工的女人。我来到这个世界没有别的目的，就是爱，时时刻刻都去爱人。只要我们的心中有爱，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爱的世界。”

许哲说：“我不是单独来到这个世界，我有许多同伴，帮助他们是我的责任，我爱他们，没有条件，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

一百年来，这个默默为贫病困苦奉献心力的善女人，无私无我地付出，那爱的能量仿佛来自天地之间，以源源不绝的慈悲心念去爱每一个需要爱的人。



## III 看见菩萨在人间 他亲众多，母亲一个

新加坡佛学老师 谭秀观

星期日（十一月九日）中午，亲子班的一对中年夫妻来告诉我，他们下一个星期日不能来上课，说是要去国家体育场听“许哲女士”讲养生之道。我大略了解情况后，连声赞好，叫他们要专心听讲，吸取善知识宝贵的人生经验。

### 106岁许哲——最活跃乐龄人士

已是106的许哲，七十多年来一直默默为不幸人士服务，

获得“最活跃乐龄人士”，她实至名归。

在中国出生的她，是六十年代来到我国。当时，她设立安老院照顾这里的老人。退休后，她还私下“领养”照顾二十多名老人。认识她的人都尊称她为“德蕾莎”，因为她和印度德蕾莎修女一样博爱。

—新加坡《联合早报》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许哲女士，现在是我国一位众人钦佩、国家看重的知名人士。

近两三年来她的善德事迹也传到台湾去，受到众多爱心人士的关注与赞赏。



她的美举善行，给苦难的人间传来一片温暖；她的乐生慈爱是人类文明的珍贵财产；她在生活上的言行与价值观是成熟人士好学前进的精良参考。

种种美善赞叹，道道钦佩眼光，都聚合在一颗“平常心”上。

这是她从不停步，默默耕耘，几十年来无私奉献的功德果报。

美德如此值得嘉许、传扬，称颂就成了维护善良的责任。

## 所有问题，耐心回答

许哲女士，人们对她有多种称谓——许哲、德蕾莎、培玛、姑娘、老修女、老护士、老院长、Sister等。我称呼她为“老院长”，这是我内心敬仰的一位长辈。她也是我在宗教道路上直接接触的第一位行者，并且影响我的人生。

90年代初，依稀记得是1992年吧！我从黄玉兰阿姨处，听她说起老院长的事迹美德——玉兰阿姨也称呼她“老院长”，我们都说潮州话，在她的赞许里，屹立著一位仍未谋面却备感亲切的“修行人”。当时，我学佛不久，聆听长者描述这样一个“大爱”形象，自然而然就被吸引了。

1993年，有一天，我到玉兰阿姨的素食摊位找她，她告诉我，老院长一生好学不倦，很希望有人教她学习佛法，玉兰阿姨向她提起了我，她希望和我见面。我当时已经在佛教总会的佛学班讲课，教学的心热得不得了，总是希望人们学



佛，听了这件事，我进退两难：若说去拜见一位心仪已久的长者，这是渴望的事；若说去“教”她学习佛法，那是万万不敢的。因此，我回应玉兰阿姨，见了面之后再做决定。

过了不久，玉兰阿姨就带我去见老院长。

老院长住在后港巴窟内（现已搬迁），计程车从后港巴士总站旁的小路转入，人与车渐离市集的喧嚣，缓慢前进，恰有寻幽访胜之感。

老院长独居于自己开办的养老院内，晨昏不断，“服待老人”——这是她老人家经常挂在嘴上的话语，我初次听到，心中窃笑，她比那些受看顾的老人更上年纪，却终年不觉老龄高寿，终日埋首，勤勤服务。而那些年纪比她小的老人，也的确老态龙钟，行动不便。这真是奇景！

那所三层楼高的养老院的电梯特别宽大，能容纳一张病床。电梯两边的门都可以打开，给人“多向出道”的选择。“量大容大，道路通达”是我初次对此地的感觉。

电梯直通顶楼，我们经过天台，天台宽大空旷，并没有种植花草，左转入门，先经过厨房，再步入屋内客厅。客厅中间有一张大木桌，靠墙处有一个旧书架，书架上满满是书。我四处张望，墙上一张照片都没有，也无任何警句或墨宝张挂。屋内清洁，摆设整齐。主人闻客到访，从房间里出来迎看，家里只有她一个人。

来客们都必须在了一本名册上留下姓名与联系处，这件事又是我注意的。或许，我的反应不自然，才令她多加解释：“年纪大了，事情多，容易忘记。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说事多怕忘，实在是谦词，办事谨慎倒是真的。



主人年岁老寿，头发花白，样貌相对年轻，精神很好，一口道地的汕头潮州话，语气和蔼，举止大方，没有老态；她的实际年岁我猜不准——“我的岁数跟著日历走，容易记住。”

“许哲”之名，已别具一格，（平凡中的不平凡）事迹，美誉传颂；经此一遇，我视她为“应许降生，含哲为人”之再来人。近百高寿，仍然马不停蹄，助人为乐，更是令人钦佩！

第一次拜访是个难得的机会，我细心烙印她的形象，专心牢记她的言谈特点。

玉兰阿姨和老院长彼此很熟悉，她是这里的常客，多次替他人传送义金。我不善于客套，也感觉时光宝贵，在简短介绍过后，便直下（挖宝）。随身带来的《般若心经讲记》，静静放置在桌上，她目光微移，瞄了一瞄。

我开口即问：“如何理解‘上帝’这个概念？”

她眼神温煦，直入灵窗说：“天父并不是一个白袍长发的老者，坐在天庭的圣座上，等着审判人。”

“那是什么？”

她手指一指心窝处，说：“那是我们的良心，善恶由心决定。”

我以潮州话追问“一般地说‘赦罪’，又是怎么回事？”

“衣服钩破了，补一补；身体弄脏了，洗一洗。补好了，洗清洁，多加小心，就没事，若是不补不洗，也难看，也不舒服啊！”

“教诲呢？又该怎么样？”



“做给人看，看不懂就算了。不要说人。”

“别人做错了也不说吗？”

“说一次就好，多说也没用。”

“做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爱！做人要有的爱心。”

“棒！”我暗暗叫好，这序章显露，已令人心服。我提醒自己切莫错过机会，耽误她的时间。

“老院长，您平时的日子怎么过？”

“我饿了就吃，倦了休息；在这里服侍老人，外面发送济品；晚上看看书，周末会客聚友；心情好时就写几句诗……”

“一日的作息规律呢？”

“早起静坐，瑜伽作操，吃些早点后开始一天的工作，每天都这样。”

“您怎样安排工作？”

“没有怎样特别安排，工作来了就做，欢欢喜喜，一天一天都这样过。”

“工作不顺心怎么办？”

“没有不顺心啊！我做的工作都是我要做的。”

“几十年来，没有给您麻烦吗？”

“大的麻烦没有，小小的事我没放在心上。”

“您的三餐都吃些什么？”

“我有时吃两餐，有时吃一餐。我不吃肉，别人买的我也不挑选，通常是喝牛奶，吃些面包、青菜和水果。”

“吃一餐！您怎么练这个功夫？”



“我没有功夫，自自然然的。以前是忙，常常忘记，现在是不大需要。”

“这么忙！那您怎样消除工作压力？”

“我没有工作压力，喜欢做的怎么会有压力！”

“您静坐是自己学的吗？”

“不，是跟印度老师学的。”

“静坐时心跑了，怎么办？”

“老师教了一个咒语，念念咒，把心拉回来。心回来了，咒语放下。”

“您静坐有什么收获？”

“没有，什么都没有！空空的，清清净净。”

……

“您以后有什么打算？”

“打算！没有。天公叫我做，我就做；天公叫我走，我就走。一个人，很容易。”

“一个希望也没有吗？”

“唔！希望下辈子投生印度。”

“为什么？”

“那里的圣人多，修道人多。”

“您去过印度吗？”

“去过，去找我的印度老师。”

她接着说了一段寻师奇遇，神色欢喜，感情真挚，敬师之情，无以复加。她的印度老师是‘阿南达玛迦（喜悦之路）’教团的出家人，以遥感道法引导她去印度拜师。她感激师父的教导，贯彻瑜伽养生之道，喜欢用“培玛（Prema，爱）”





这个法名。

在她的喜悦平静之后，我继续追问：

“您对我们的社会有什么看法？”

“这个我不会，我六十出头才从外地回来……”

“哦！什么原因？”

“妈妈的一句话把我给叫回来……”

“可以说出来吗？”

“可以！”她笑得爽朗地回应。

说起母亲，她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在唱歌。母亲是她一生最为敬佩难忘的人。她的一行一影都烙印在老院长身上。她们母女都是生活困苦，人格尊贵，享寿过百的大大善星。母亲晚年和老院长住在一起。

“我在外面自由自在，母亲八十多高龄，叫妹妹写信告诉我：天下人的母亲（穷人）千千万万，你自己的母亲只有一个。我接到书信，感触良深，立刻回来，从此不走，尽孝终老。”

她崇尚自由，没有结婚，我慎重地问她有关男女的问题。

她神色慈和地看着我说：“别人不可靠，要靠自己！”

她事母至孝，深爱姊妹，对弟弟也引以为荣。

问起父亲的事，她却不愿多说，抿嘴低视，神色平静。

问起学习过程，她津津乐道；尊师重道，溢于言表；好学不倦，令人赞赏；话匣子一打开，灿烂的笑容贴满空间；开心时，如处子出游，沉静时，则低眉细思——

爽朗肯定的说话声划破了宁静的虚空，一层一级的智慧



引导沁人心胸，时光一分一秒在不觉中飞快地流去，年岁差别半世纪的老幼交流，问已满足，答亦尽心，同时汇入静默无言中，享受那投缘的一会。

一轮问题直敲过后，我欣喜渐平，牢牢记住。很快就过去了一个多小时，几十个大大小小的答案填满心中。我见宝直挖，随机追问，直到问无可问，方才停止。老人家几乎不假思索，自然回应，很有耐心地回答我所有的问题，只是谦虚地拒绝了我，没有答应赠送一诗——“写了就扔掉，没留下来。”虽然如此，我已经感激非常了。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往后的生活，我受当日教诲的影响甚深无比。

临走前，玉兰阿姨把善款交给主人，我也随喜布施，并说明所学不多，难以胜任教学工作，随即把带来的佛书送给她。

老院长收下经书，戴上眼镜，深展慈严，低头书写，把来银数目记录在另一本册子上。她写字很慢，神情庄重，过后还叫我们帮着看一看，确定数目无误，然后陪送我们到电梯旁。

电梯门一关上，玉兰阿姨便欣喜急迫地说：“得宝了！”我笑着回应：“您也不帮忙挖宝，问到我都没话说了！”“你们一问一答，长幼投缘，我听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机会插得进话！”

我微笑不语，享受心中的法喜。

我们都满怀欢喜，踏上归程。



回到家里，我暗暗庆幸没有答应玉兰阿姨去“教”老院长。我只是个口头“佛说汉”，在做人修道这方面给她添茶提水都不配，甭说教她学佛，我倒也庆幸带去的《般若心经讲记》做了见面礼，让印顺导师给她“开示”更好。

老院长的言说平凡无华，逗机回应灵活生动，透显出来的淡淡智光并不刺眼，宣说的句句话语，把生活处理得生机勃勃，对生命的肯定，对人间的投入，对病老穷困的体恤，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她母亲所说的那句话，深入肺腑，而女儿的决然行动，更令我感动莫名！从那时起，我更踏实地与母亲相处，无悔地陪伴她走完人生道路。

该问的我都问了，装载回来的一生都学不完，所以也没有再去打扰她老人家。听说她后来搬了家，我也没再去。

有一次，她跌伤颇重，我天天从她的身边人那儿探知消息，更加不去占用她的休息时间。我一生孤独，习惯寂寞，想必老院长也不喜欢太多人登门慰问。这或许是我的寡情借词。

不过，从此“许哲”这品牌，只要在空气中响起，只在荧幕上显现，都会把我给“绑”住。我不错过一丝一毫有关她的信息，点滴学习她的优点。这才知道认识她的人可不少啊！

其实，早在黄金辉总统的时期，老院长的美举善行，已经受到国家的赞许嘉封。中英文电视台给她做过专访报导，电视台也邀请她在《不平凡的人》这个节目里亮相。我国国人，对她并不陌生，我却是后知后觉！



## 保存历史，以利后人

睡木床，吃生菜，节衣缩食，匆匆奔忙，到处教习佛学的生活从那个时候开始。这颇多受了老院长的影响——要善用剩余的生命，莫令时日空过。

直到见了印顺导师之后，我的生活节奏才有所改变，有所平衡……

从老院长处回来之后，我经常回思她的教诲，在教书工作上，在学佛道路上，在辅导有缘人士的磨练上，在转经佛法卡带流通的紧迫上，和时间赛跑，和个人缺点挣扎，处处借用她的智慧，时时忆念她的形象，随时改善，随时调整……快乐挡不住时光的飞逝，欢喜减轻不了担子的沉重！

1993年底，我依照原定计划，辞去教书工作，全心投入义务行列，原以为时间更多，生活可以减低匆忙；实际是外业的需求更多，休息时间更少，匆匆忙忙，九四年就过去了。

这段期间，我给老院长做了一次潮语专访——《爱邻如己》，主要是保留她亲口说的潮州话，收藏她的乡音片记。这是“爱心”的捕捉，人生旅途的留迹，也是文化遗产的珍藏。我当时就认识到，她是众人的宝藏，国家的楷模，必须保存她的历史，以利后人。

在人群的穿梭中，我不忘向友人及同学介绍许哲老院长的丰功伟绩，在时光的飞快下，我不停地阅读书籍充实自己；做许多事，结交许多朋友，身心过度疲累，生活方向模



糊，渐生离去之念……

这时，老院长的慧音响起：“道路直直长长，走得辛苦，就是辛苦；不怕辛苦，一日一步，一个脚印，慢慢走下去，就是一条路！”

“一天一天过，不要想未来，今晚睡下，明天可能就不必起来了。”

1995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在宝光佛堂拜见了印顺导师，得到了“简单，有规律”的生活指示后，更觉得老院长行持实际，稳步前进，值得效法，便停止所有的教学活动，专心从头学起，重新安排生活内容，日常起居形式也放弃极端，平实而行。不久，生活节奏日渐稳定，前途方向渐出纲领——转导义务并没停止，“教与学”仍是生命的重心，所不同的，是更加深入浅出，更加细心体会，更加面向现实。

忙！茫！盲！普及有余，造就不足，对人对己并无好处。

## 一起学习《般若心经》

这是一段五个半月的共处时期，难得的机会，无言的慈悲，在因缘巧妙的安排下，发挥着无量的功德，滋润着初学的佛徒。

95年八月十五日，我教完最后一堂课，便静静地走下佛教舞台。一个月后，开始迈出十二年的《地藏经》旅程。

在另一边，老院长正从玉兰阿姨处知道我辞职、下台的



事，又向玉兰阿姨旧事重提学习佛法一事，玉兰阿姨认为我当时有更多时间，不便拒绝长者的二度要求。我说出因由——她当我的导师绰绰有余，怎么可倒过来，要我去教她！

“那你就去服侍她好了！”

“服侍她！”就是这一句话，使我退身无路，愿意亲近耆德，也结下来日之缘。

95年十二月十二日，我依约到巴窟内养老院去。下午一时多，摩托车推开宁静的空气，波波前进；杂乱心捶打怯弱的胸膛，怦怦跳动……

我还是有些裹足不前，虽说是“服侍老人”，也得令人愉快，有所得益，可是我却力不从心。我无实修的经验，难以从体证处入手，说些皮毛的名相知识，实在是班门弄斧，亵渎圣教。

事实却是：她以慈悲护念我身，她以智慧恩泽他人。

在这段时期，她的好学，她的安静，形成一种力度，成为我住后的能源。

每一次我来到，她已经在等待；每一课的教学，她都全盘接受。她不是在增添自己的道业资量，而是化身变成我的教学对象，延续我暂时停止的教学生命。要不是她的安排，九六年这一年就一片空白。因为她的慈悲，令我退身还具法宝，稍息不断道缘。

今时今日，只要有人听这共学录音而受益，我都一再感受到她老人家的悲智泽生之恩，柔顺造缘之情。

话说当日，我来到楼下，管理人员示意我直上顶楼，可



见老院长早已交代妥当。

“她是有心要学的！”玉兰阿姨的话又再响起，我难道还要逃走吗？

按电梯钮之前，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助镇定。从厨房的侧门走进客厅，她已经在等待，见我来到，立刻起身相迎。

“老师，请坐！”

我极不自在地说：“叫我的名字就好……”

“莫，莫，老师就是老师。”

这几名简单的潮州话，永远留在我心中，督促着我，鞭策着我……

直至今日，我还是没有信心当别人的老师。共学、分享，我是绝对愿意，来之不得！诚当人师，我尚不能。平日乐于教学，是积极争取“双重学习”的机会，并非不知自量、好为人师。

共学的日子，时间讲好每个星期二，从下午二时到三时半。开始只打算为她一人服务，后来也有数人来听，多六、七位，少则二、三人。有些是老院长叫来的，有些是闻风而至的，来来去去，疏疏落落，坚持到底的只有她一人。有时，她也迁就他人，改在星期一共修。

我们常有不经意的举措，给她带来麻烦，她都不加一语，尽力随便。这事不经细察，不为人知，多是事情后谈起，才恍然大悟。

在她身上，我学会永远当学生。往后教学，我都是提前



到教室去等待，不敢怠慢教学——：“多学少学都好，就是不能不学。”

常听人说，学佛是修行，不是读书。我总是不明白，难道读书是轻易的事吗？读书也不可以修行吗？是或不是，在其尽心。这个问题，我在老院长身上找到答案——“好好过日子，就是修行。大事小事，都是磨炼。”生活的每一件事，皆可造德。经常迟到，就是恶行。这在老院长来说，是难以发生的！光是这一点，就足以立榜样滋养后学之人。

第一天。我引导她以华语朗读经文。过后，根据印顺导师的《般若心经讲记》为他讲解。我无法使用合格的英语，总是支离破碎，就以华语和潮语交杂兼用，她都任由安排，并无异议。

老院长学习认真，我所学不精，不能更好地供养她，浪费了她的时间。她却对蹩脚的教学都能满足地接受，我却糟蹋了英才。当时我不知诵经、抄经的好处，没向她强调，却常常看她把经文写在纸上，然后叫我帮她检查……

除了好学精神感染至深外，在共学期间，我还从她那里学会了“void”（空）这个英文字，言良善行，不胜枚举。

唉！你们看，是我在教她，还是她在（造就）教我。

也不知道老天为何不派合格的人来，要推我这个跛脚无眼的上阵。这只有她的慈悲容忍，巧妙安排来成就我，才说得通。

当然，做完功课，我立刻逃之夭夭。老人家也慈悲地放我一马，没有要求。

留下二十三片光碟录音及永远的感恩与怀念！





## 身教特重，言教补充

老院长为人处事，特别重视以身作则，不善说教，不忍指使他人，力所能及之事，皆亲力亲为，办不到的，她从不出口，一生严拒浮夸不实。

她曾经亲口告诉我：“多做事，少说话，要严守口业！”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

老院长不大喜欢别人当面称讲，她更加惧怕扬名——“我不会演戏，出了名就没有时间。”你如果听说她撕毁自己的照片，不必愕然。我就曾经抢救了一张特佳的玉照，不让她归还天地，并且不悦、不解地问她。

“你要就给你吧！留这个做什么？一人有一人的路。”她冷淡地说道。

“你也不是你自己的！留点东西给我们做福（留念、学习）也好啊！”

“每个人得找自己的路，没有两条路是一样的。”

“有个模范来带路，就不必白日摸黑。”我语气有点不平。这是我对她唯一的冲撞。

她静默、沉思……

现在，她倒是乐于经常到处演说、教导瑜珈，让敬仰她的人得到亲切的教益与示范，甚至任由他人安排到录影、录音，只要人们喜爱的，她都尽量布施，满人之愿，真的是给我们“做福”，留下许多“宝藏”。



老院长司钱清白，分毫不乱，节衣缩食，助人豪爽。几十年没有为自己买一件新衣，穿的都是旧衣堆中比较破旧的衣服。敬爱她的人不忍她吃苦，她却笑着说：“你们真好命，没见过穿得没衣没食的人，我现在的的生活很快乐，哪里有吃苦？”她就是如此惜福，在清贫生活中甘之如怡。她这些美德，我谨记心中，也常和友人谈起：她深信因果，深爱他人，不恋名利，善用财物，珍惜资源。

深知老院长起居饮食的人，都会受她影响，不敢暴殄天物，明白“一物一食从天来，一来一去有因果”的道理。

有一次，我打开电冰箱，把几瓶酸奶（优酪乳）放进去，发现她的面包都存在冰格子里，便好奇地问她。

“您的面包都硬化了，这样好吃吗？”

“拿出来退了冰就不硬，面包容易发霉，坏了可惜。心欢喜的东西，都好吃！”

哦！她是活在另一种境界里。

打从那时开始，我家的面包也这样处理。“心欢喜的东西，都好吃！”成了我的餐桌思想。

老院长的饮食习惯与养生之道，是令她高龄不老、终年无病的一大原因；天公赐福给她，身体机能特强，连她的印度瑜珈老师都赞叹，说她能活一百二十岁。

……

有一次，我问她：“天台（阳台）很宽大，怎么不种些花草？”

她笑着对我说：“我服侍人的时间都不够，你还要有服



侍花！”

我听了也觉得好笑，她继续说：

“天台是我的运动场，我每天都要在那里散步，和云说话，和星星聊天，也没空着啊！”

……

“有时候，我想吃一些东西，不久就有人送来，这样很不好……”舌头伸一伸，显露愧疚之情。

在如此严谨律己之人面前，我怎么敢放逸身心。

“这些碎布扔了可惜，排一排，缝一缝，做成一块美丽的踏脚布，自己用也好，送人也好。”

美丽的心，美丽的世界！一切在她眼里，都是美妙无比。

我和老院长相处的日子很短，可是已经在她的身教智海边，捡了不少晶亮的小贝壳，终生受用。

## 同等对待，心地光明

许多人接触老院长德蕾莎，对她的宗教信仰或许不理解，或许有私语。她最初接受天主教的教导，然后是印度密教，现在是佛学……

这样的宗教历程，容易让人产生“不确定”的印象。

她曾经公开表示：“我的宗教是‘爱’的宗教，永远爱世人，大家都是兄弟姐妹，这是我的宗教信仰。我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一片光明。”

我自己的理解：老院长的宗教观是明确与肯定的。



她走在一条简单的道路上，时时添加喜悦之情，事事自净心意；用诚恳和无私的‘爱’，为众生服务；以单纯、无所求的言行，感动他人。

若有人问，她何以能如此无私地奉献？

我记得《地藏经》里有一句话——缘此菩萨，久远劫来，发大重愿，利益众生……可以借用来说明。

这些都是不难理解的，印度的德蕾莎修女展现了一条简单的质朴之道，印度的阿南达慕提在苦难的生命过程上表露欢庆喜悦之情，印度的释迦牟尼强调的是诸恶莫做，人善奉行，自净其意。

许哲女士，把这些优点全部综合起来，心到手到，具体做给天下人看。这无疑地成为“新天地，新人类”的生命表述。这也是“无智亦无得”、“远离颠倒梦想”的行动说明。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她济贫救苦，那便是“慈悲”的表现；她生活喜悦光明（我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一片光明），正是“喜”的流露；她无牵无挂，无怨无悔，怨亲平等，心地清明空白（什么都没有，空空的，清清净净），不就是“舍”的落实吗？

这正是菩萨行——慈、悲、喜、舍的精神，在人间体现。而她的佛教皈依师净空法师也说她确实是在行菩萨道，所做的都是“平凡中的不平凡胜举”！

这不是一宗一派的名相争论，而是生命质地的成熟进化，用身体行动在说话，用爱心真诚在走路，没有广招徒众，没有空说道理。



如果认为她偏离天主，那真是笑话，那是对她的不理解。

如果以为她投靠佛教门墙，那实在是粗心大意。

她放下身段，亲自到大家面前，肯定人间，歌颂人身，用几十年的行动来说明“心美，世界美”；恳求国人不要到处“移民”（用我们这里的字眼是‘逃兵’），留下来和她一起管理人间，净化人心！

她的尊师之情是强烈的、清楚的。

她对教会虽有不认同之处，对天主却是全盘臣服。

她随时地都在向有优点的人学习。

她，没有停步，不断向前……

我们的社会开始老化，她的心却依然年轻。

一般信徒的门派观念强，喜欢聚人而居，喜欢“贴标签”德蕾莎却不是这样。

她独来独往，信念坚定，生活在一个“量大容大，道路通达”的花园里。

她越寿越勤，从不停息——“我目前希望办一个家庭式的老人院，不是机关、医院的性质。来到这里的老人，我们照顾他，就像照顾自己的公公、婆婆、父亲、母亲一样，让每个老人都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的温暖。”

她的救世事业，已经没有宗教色彩了，是人人可以参与的一砖一瓦的工作。

她有实际的行动实践“自利利人，自爱爱人”，这不是



佛教的专利，这是宇宙的规律。

她自始至终守持着“信、爱、望”，“爱邻如己”！

她，新加坡的德蕾莎修女，确实是一个开放的心灵，长期默默地在平凡中绽放光芒，终生切切于实事间细说道理，穿梭在病老穷人中，往来于各宗教门庭，处处展示多种身教，日日结交各色人等……献出爱心，奉献生命。

她是天主的好子民，是众人的好姊妹。于教于人，同等对待，心地光明。

## 终生学习，面向未来

近两年来，全新加坡都在铺天盖地的进行“翻新”，以期打造一个更适应未来的新社会。从国民住房到国家教育体系，从国家法律到人民思想习惯；涉及的层面之广前所未有的，开动的重建速度日益加快，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且生活得更好。

国家领导人公开谈论：“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必须“立体看世界”，更要人民活到老，学到老……

这里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摆在众人面前，她终生学习，爱国爱人；非但热爱当世，更是面向未来。她，就是“百岁青年”——许哲女士。

许哲女士，老当益壮，是我们的好榜样！

她的生命不受岁月约束，爱心不为环境局限，一味不停地前进，一心无别地助人，让痛苦的人有一丝安慰，令冷漠



的心能有所感动。在在处处，她都不停地传播“活下去，活得好”的生命信息；强者助人，弱者求助。

“你若能够，就起而帮忙；要是无力，就让我扶你”——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这内外两种意乐贯串她的一生。

人间是不是浊恶及难忍，爱情需不需滴血泣泪，不同的宗教不同说法。这在许哲的世界里，“爱”是毫不怀疑，“生”是没有期待——“我妈妈问我，要怎样的男人。我说，我不要结婚，我要自由！”

她的生命全程，没有惊天动地的男女私情，她的记忆库里，全无痛不欲生的断肠若楚。有的只是“身苦，心不苦”的暂时劳累。或许，过去世她已经历练过了，知道“多情自苦”这个定规；这一世来修学的是“大爱无忧”的课程。

她既然选了一个不可靠的父亲，一出场就看清男女关系的真相，也体会母亲带儿的困境，自然不会把真情意摆放在一个男人身上，而是全神灌注在贫老病弱中。正如她所说的，顾人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顾花？

个人也好，社会也好，对生活目标若是看不清了，失去了准头，劳劳碌碌几十年，终究难得快乐。

可是，还有的人认为不会是人如此，该有例外。而真相是：两情缠绵，好的比不好的更跳不出来——七世迷醉。若是步上那样的旅途，多半就碰不到老院长这样的苦海领航员了。

人，能够觉苦之不值，方有跳出的打算；心，到了知乐的无义，才愿献身于中道。相遇是同班，历练是课程；苦苦



乐乐，都是沿途的风光。

你看，她不要自己离苦得乐，却要“投生印度”，这正是德蕾莎精神前仆后继的示意，也正是人间菩萨“常留人间”的说明。

学佛必须信佛！可是，佛离我们太远了，信的心景，不易清晰。

模范就在众人眼前，若是“相遇”而不及时“相爱”，以助“相成”，就算多番经历“烈火烧心泪洗肠”，还是学无所得，空来人间。“爱”的对象一旦选错，高速坦途亦难以“优胜”（转弯）。

新加坡今年三十八岁，人生经验不足，举国拥有一个“大爱”模范，得慢慢学习珍惜、欣赏，学习跟随、创新。

在她身上，蕴藏着母亲的慈悲，老师的智慧，爱人的温柔，仆人的细心，……更加强大的力量是“永不知难”，“永不退缩”的“宗教情操”。

“我没有贡献，我爱他们，我要照顾他们，这是我责任。”

“倔强”是老院长特殊的一面，如山藤般坚韧，似硬石样顽强！对于她所不满的，她会直接表达。这一点，我没有看过，迟迟不敢落笔。

十一月二十二日，我开眼界了，先是吓了一跳，过后也觉得合情合理——

“明天是祖亲日……焦点摄影队……”

《焦点》主持人拉开节目序幕。跟着，老院长出现在电视荧幕上——啊！一张极不快乐的面孔，这是我从没看过的。原来是采访造成的不满。主持人也直说：“对于不约之





客，迟到来者，培玛给他们脸色消受。”

老院长的时间观念强——“一分时间一分命”。年轻人没礼貌，怎不气人！看着她出力地，很不情愿地推开一张大桌子，准备“演戏”，实在心痛！戏还是得演下去——示范瑜珈，细说当年，走访贫户……也就是在这种演了又演、说了又说的厌烦下，她又不自觉地给我们提供了新资料。

她逆来顺受地说：“没有人管我，我不让人管我的。”

她更赌气地说：“我说对就是对，我说错就是错！”

哦！这或许是生为潮州“角石”人的水土气——绷硬吧！主持人受到“礼遇”，也不忘幽她一默。回敬几秒写实。节目过后，我觉得“小疵不伤大美”，“留惑方可润生”。这真意外的收获！这样的人间习气，才不会让传颂的人觉得她是活在云上。

祖亲日，让我们更敬重长辈，三十八岁的“中年人”，的确得更谦虚地学习。

在澳洲昆士兰大学礼服的盛装下，这高龄名誉博士显得可亲。在柬埔寨贫童的围绕中，老阿妈更是把幼润的小手紧紧握住，传播爱心的体温。秘书许哲，年轻美丽；护士德蕾莎，成熟热心；院长培玛，老成持重；阿嬷博士，返老回春。

“你的身体可以老，你的脑筋不需要老；老或不老，是你自己的选择。”

成功是众缘善聚，失败是条件不足，人所能为，唯善用心——“爱”；福报具足，何愁无功？

宝玉已经出家，裙钗必须再来；生生历经苦楚，小爱方



成大爱！

## 尾声

一个母亲，您永远慈悲！  
一个宗教，我生生追随！  
一个人间，愿天下人当留不弃！

## 附记

许哲女士对于个人的历史资料，并不乐于保存，任由散落；无数的赞词美语，更是过耳轻风。我们若不是勤加收集，珍存宣扬，她是会随时带走的！

这不是她的损失，而是我们的失责！

当我面闻台湾来的宋小姐要给老院长作传记时，感激落泪。这是利众万千的要务啊！本该由我们自己来做，现在竟要大德代劳；乃至她后来越洋电邀，叫我落笔描绘许哲女士侧影折光时，更令我惶恐却难拒；惶恐者，秃笔涂鸦，必伤大作，难拒者，家事外劳，怎可再推。只好当仁不让，尽力堆词砌句！

今日绕舌，乃报当日青德教诲之恩。致谢去年大德著书之情。

我谨记：模范的赞扬，不能停留在迷醉的贴金，必须藉以“激种延生”，方可广惠天下。



## 乘愿而来的菩萨

马来西亚《福报》双月刊主编 叶秋红

### 一天如此，一年如此，一生如此

星期日早晨，阳光普照。车子经过新加坡闹市，转上高速大道，正驶向一个叫“后港”的地方。

一路上，我脑海里在捕捉一个映像，一个如德蕾莎修女的纯白形象。同时，也在想着李木源居士对她的赞叹：“Sister Soo, 106岁了，还做义工，照顾二十多个贫苦无依的老人。”佛友瑞迁也这么说：“Sister Soo, 就像德蕾莎修女，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

后港，对我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手上的地址却不难找。

车子停在一间单层排屋前，看到几位年轻人进出，开口询问，他们笑应：“Sister Soo 就在屋子里边。”

小小的屋内，一眼望去只有“简单朴实”四个字可以形容。前厅除了一张待客的长桌子，就是一面靠墙的大书柜和一张沙发。屋内没有多余物件，但每一件都是陈旧古物。后厅如一间小仓库，堆满了食物用品，几位男女在忙着整理点算包裹，准备送出去。

长桌的一端，有位身穿净白花布及膝长裤的女士，一头



短发泛出银光，正在与人讨论着什么。

没有修女的白长袍，她就是 Sister Soo；大家又叫她 Sister Teresa，没有特别的招呼与介绍，她让我们就像回到家的感觉。

老实说，她是一个很平凡很平凡的人。

然而，在生命中，平凡却是那么不容易。扫地、洗厕所、为病弱送一口水。为战场伤兵洗伤口，替无依老人净身抹粪，这些都是平常不过、简单无比的事，Sister Soo 就是如此平凡地做人间义工。一天如此，一年如此，一生如此。

不平凡，就在极度平凡中生起。

## 几句安慰，一个拥抱

在招呼我们坐下之后，她先忙着处理正事。今天刚好是分派生活用品给老人的日子，许哲一脸富足，说话声调清晰平顺，小小的身体灵活稳健地走动着叮咛、交代。中间有人问起她的电话号码，她一时想不起，一边查一边调皮回应：“我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给自己，所以不记得号码。”

许哲给人第一印象，就是健康快乐。

正事交代完毕，许哲对着我们说：“我目前领养的老人，都是曾经于世间有恩的人。他们当年从中国来这里做建筑工人，一个月只赚两块钱，年初一才休息一天，却还把钱寄回去中国给比他们更穷的人，现在他们老了，没有家庭，无依无靠，单独住在一个小房间里。一个七十五岁的稀妹，有五个儿子，两个去吸白粉，两个不知去向，剩下一个在身边，



却是又聋又哑的，而她本身行动不便，因为有儿子，政府拒绝帮助，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我叫人赶快去，先帮她缴房租，再安顿生活所需。其实，除了微薄的物资，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双温暖的手，一声问候，几句安慰，一个拥抱。”

许哲语调平和，平铺直叙，却让人深深感到情深义重。也许，在你听来这些老人都是陌生人，但在许哲心中：“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姊妹。”

穷人、苦人，他们是许哲心中至重要的人，也是最疼爱的人。

“不为自己求安乐，只为众生得离苦”，许哲正实践着这句话。

## 今天起来，今天做工

106岁，活得这么老，活得这么好，许哲总是令人赞叹：福报这么好。

许哲的福报非从天降，是长年累月，舍己为人；是书夜有时，利乐有情；是老老实实，一步一步踏着菩萨道而来，是不求而来。

人们总喜欢问许哲健康快乐的秘诀，她笑称什么秘诀也没有。

“今天起来，今天做工。不停地做工，做人间的义工，如果我有长寿秘诀，大概就是这个吧！”

“我的基本哲学是，我并非单独来此世界，我有许多同伴，照顾他们我的职责。”



在新加坡，她一直都是老人、穷人、病人的义工，不忍他人受苦的心，一直在付出、给予。

她对自己却很“吝啬”，鞋子补了又补，衣服缝了又缝，日用品一用几十年，家具皆已老旧生锈，睡床仅是一块离地数寸的木板，然而保持干净整齐，显示出老人家对事对人一样恭敬。再老再残，也要珍惜和爱护。

## 世界就是我的家

许哲也是个瑜伽导师。她说：“前天不小心跌倒，才停止教导。”

69岁开始学瑜伽，她教瑜伽三十余年，从中受益无穷。瑜伽静坐能回到内在安宁，也令她身体灵活柔软健壮，各种难度极高的瑜伽动作，许哲都能伸展自如，让人惊叹于人体潜能之大。

因此希望别人也能得益。

早晚瑜伽静坐，是许哲生活的一部分。她强调自己百年如一日，一日如日升日落，毫无稀奇：“一早起来，静坐、散步，我从不去想一日三餐。保持放松平和的心，你不会有皱纹。”

许哲是个素食者，也不知为什么，她从小就不吃肉，一吃海鲜就过敏。“早餐一杯牛奶，偶尔加片面包；下午生菜配饭；晚餐多数不吃。”许哲吃的是清净菜，多以生菜水果裹腹。“蔬菜汁是最好的营养。”她说。清净的心，吃什么都充满能量。



许哲，一个自嘲只会扫地的善女人，一百年来一直在默默奉献自己，她小小的身体，仿佛接通了遍虚空的慈悲能量，源源不绝地传播给每一个贫病困苦的人。

许哲的降生，仿佛是她瑜珈导师所言：“你是为了助人而来，给人安乐是你今生的任务。”

而许哲的直觉，妈妈是启发她慈悲能量的人：“妈妈为了我们，无私无悔奉献一生。我没有家庭，世界就是我的家，一切众生是我的眷属，无私奉献是我的信仰。”

我们看许哲，即是乘愿而来的菩萨。

## 爱，就是信仰

马来西亚《慈悲》月刊主编 江子

### ‘内太空’时时释放能量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人类的知识科技已经征服外太空，却无法征服人们心里的‘太空’。”

物质世界，一切的名和利如一双欲望的无形大手，不断催促着人们追逐与征服，而心灵世界的“内太空”却长期处在疲惫、忧虑、压抑之中，无需好多的养分与能量来滋养、包容这“内太空”……

对今年已活到106岁的许哲，她的“内太空”却是一片丰富的宇宙，时时释放能量，一天过一天，一天做一天，都是在帮忙需要照顾的人，所有的人都是她的兄弟姐妹，大家



都是一家人。

许哲说帮助别人是一件平常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像见到有人口渴就给他送上一杯水那样，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都属于那些无依无靠又没有人照顾的人，到他们的家里打扫，送上日用品及红包，而这些老人家还比她年轻，但许哲却能以轻快的脚步爬上十几楼的组屋，为这些不愿住进老人院的老人家服务，抚慰他们贫病、孤寂的心灵，以宽大大包容的心，面对人间诸般经云：快乐无尤名佛。

净空老法师赞叹好是106的年轻人，是爱的代言人，特赠予许哲一个“爱”字，皆因她的宗教就是爱。

## 生命的礼物

佛陀在证悟得道之后，起身回头向菩提树行礼敬谢，因为有菩提树的庇护而使他能够静坐思维，终于能够得到大觉悟。

许哲笑说她今天能活到106岁不是自己的安排，也没有人跟人商量，每天起来看到阳光在照耀，听到鸟儿在歌唱，树上的叶子在跳舞，这就是大地送给我们生命的礼物。

许哲对阳光、雨露、一花一草的赞颂形如佛陀起身回头向菩提树行礼致敬，感恩大地，感恩万物，给予我们生命最大的礼物。这份大自然送给我们的礼物，许哲说可惜大部分的人都太忙了，忙得不懂得享受大自然给予我们的快乐与健康。

曾有人问佛陀，为何德性崇高、修身养性的人，总显得





如此平静，洋溢着喜悦的光辉？佛陀答道：“他们不为过去的事情悲伤，不渴求尚未到来的事，当下对他们而言足够，因此，他们显得喜悦洋溢，不追求未来，不为过去而伤神，不像砍下来的芦苇般逐渐枯萎。”

安住当下，把握现刻，许哲对媒体记者问起她的童年及过去的事，亦如是解答：“过去的我都不记得了，因为一天过一天，今天有今天的工作，今天有今天的享受，不需要看几十年前、看小时候，这些东西、这些事情我都忘记了，不要记得，记得很麻烦。”

## 不想昨天，不想未来

修行是以一颗自在安然的心，全然接受生活中的所有，许哲生命中的所有即是所有的人都是她的兄弟姐妹，快快乐乐地做，欢欢喜喜地做，都是在帮忙众生，她认为这是很平常的事，是一种本能。就如净空法师说：不平常就在平常中升起。

“今天做人，就今天做人，昨天的拿不回来的，明天不一定会来。我们看就看现在，现在的工作，现在的责任，要做就做！你不能说，明天睡醒我会做什么，明天你不醒来也是一个可能……不要想明天。想今天的工作，要怎么去做，要好好地做，把握现在就是现在，不想昨天，不想未来。”这就是许哲活在当下的人生哲学，她心中有大爱，体质无大碍。

净空法师嘉许她饮食正、思想正、见解正。所谓金刚不



坏之身，许哲的长寿得之有道。

净空法师说：“护生，要护地球上的人类”；许哲说：“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她日以继夜在爱护著一群无依无靠的老人，所付出的爱，即是一条漫长、无怨无悔的护生行谊。”

世界就是我们的家，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眷属，记者问起许哲的宗教信仰：“你的良心，就是你的宗教吗？”

许哲给了一个美丽的诠释：“爱，就是宗教。”

## 一个学佛人眼中的许哲

新加坡学佛居士 陆丽珍

### 五戒十善修满一百分

2002年五月，台湾刚进夏季，和新加坡的天气差不多，许哲居士应邀赴台，领取周大观文教基金颁发给她的，《全球热爱生命奖章》，我有幸陪同她前去领奖，同时也看到从世界各国远赴台湾的十一位得奖人，才知道自己及大部分人是何等幸福。除了许哲居士之外，所有得奖人都在生命线上辛苦挣扎求存，多数一生下来就必须与死神搏斗，让我确实体会到生命的可贵，与得人身之不易。现在能见到他们来领奖，表示在人生的旅途上，他们已走出一条助人助己的大道，实在令人敬佩。

而和他们很不同的是，许哲居士虽然一生也在奋斗，其艰辛也不亚于他们，但她是整个付出，完全为别人，没有自



己。她今年106岁，年轻、健康、有体力，与许多上了年岁的人很不一样。她的牙齿完好无缺，只不过在她年轻时，约八十七岁，为了扶一位被人赶出门的老婆婆，才跌断了一颗牙齿；视力也比一般年轻人要好，看报纸、写很小的字都不需要戴眼镜。主办当局很快就发现了她的这些特点，请她作下一届颁奖人。

许哲居士是新加坡的一位传奇人物，提起来许多人都认识，我是因为老师净空老和尚的介绍，说她五戒十善已修满一百分，才慕名去亲近她，若非老和尚讲经时极力推荐，我们凡夫俗眼怎能认识此位大善知识！我们在佛经中所学的是理论方法，许哲居士则实践给我们看，我们若能做到她行持的几成，加上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至少也生人、天两道，不会坠恶道。

许哲居士今年106岁，不但不需人照顾，自己还在照顾比好小二、三十岁，二十多位孤苦无依的老人以及破碎家庭。每个月定期分派米粮给他们，也为他们缴交房租、水电费。我亲近她三年多以来，观察到她的心量之大，除了老和尚之外，少有人及。她所布施供养的范围，小自速食面，大至一家人居住房屋，她都布施。

十几年前，她的姐姐往生后，留给她一笔不大不小的遗产，她全数拿来布施，买了十几栋房子，给当时急需房子住的贫困老人及破碎家庭。更可贵的是她的内财布施，一生为穷人奔波劳碌，把自己忘掉，完全没有自己，所谓的“我执”，一般人很难舍，在她身上完全看不到。



## 不好的留给自己

我们需要向这位老菩萨学习的太多太多了，看到她的日常生活，常常让我惊讶；从她的行持中，我才深深体会到，做人应该像她那样。

去过她家的人都知道她住的房间很小，却不知道屋子里有一间宽敞的主人套房。我认识她这么久，已经习惯她的房子中间有一道门是锁着的，直到有一天，那个房间里面的冷气坏了，打开门给工人进去修理。我走过无意中瞥了一眼，才发现原来是间光线明亮的主人套房。我惊奇又好奇的问：“为什么你不住自己的主人套房，要睡在既小又没有冷气的偏房？”她回答我的唯一理由就是，“我们要把好的给别人，不好的留自己。”我听了为之动容。

平常听老和尚讲经，常听到这句话，耳熟能详，但是没想到有人居然能做到这种程度！她自己每天住在家里不睡套房，却让给不常常回来的干侄女住。而且这么多年来一直甘之如饴，好像是自然应该这样做，若非无意中让我看见，她自己决计不会说。

不知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超过一百岁的人，半夜十二点走十分钟路程到巴士站，接一位五十岁的人回家。这们超过一百岁的人，就是许哲菩萨，那位五十岁的人，就是偶尔和她同住的干侄女，听说已有孙儿女。

我向老菩萨说出我们一般人的观点：“那位女士已经是做祖母的人了，应该是她照顾您，怎么可以……？”老菩萨



泰然地说：“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半夜没回家不方便，我方便。”老菩萨意思就是，“她年轻漂亮，怕遇见色狼；我老了，没有人会看得上眼。”

其实老菩萨对每一个人都很关怀，端看对方愿不愿意接受而已。就像诸佛如来平等护念一切众生，众生有接受，有不接受的。迷惑颠倒造业的人，就无法接受佛的护念，业障障碍了他；业障消除，心清净的人，自然能感受到诸佛如来的慈悲加被护念。

## 一切众生就是自己

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老菩萨都能做到，我很好奇。像我们很难舍的“我执”，我曾就此问题请教老菩萨：“为什么您能一心一意照顾别人，完全不想自己？”她轻描淡写回答我：“我照顾别人，有许多人也会照顾我；如果我只照顾自己，就只有一个人（我自己）会照顾我。”这可是她几十年的亲身体会所做出的结论，用来教导我们后学，诚为金玉良言。

既然照顾别人，自己可以得到许多人的照顾“还是自利，以毒攻毒，以自私自利克服自私自私”，衡量得失，还是照顾别人比照顾自己划算得多。而且只是懂得照顾自己的人，一定常受患得患失之苦，而懂得完全照顾别人的人，渐渐就能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利害得失看得淡，随缘自在，又能得到许多人照顾，当然健康快乐。我们如果想健康长寿，又期望常得许许多多人的关怀爱护，请和老菩萨一样，



一辈子只照顾别人，把自己忘掉。她这个开示，很契合现代社会人的根机。

我陪她到各处分发红包给受她照顾的老人，她告诉我：“他们给我最大的礼物，就是他们开心的笑容，他们的笑容使我年轻。”还说：“我是最开心的人，他们每个人只有一份开心，我有二十分开心。”“为什么？因为有二十位老人家，每个月收到她亲手派发的红包（用来看医生、付房租水电费等”。这令我想到净空老和尚的话：“菩萨培福、修福、积福、享福，享的就是培福、修福、积福，与我们凡夫全然不同。”一般人总认为有钱财地位才是享受，享钱财、地位等等之福，而菩萨把福报无条件给一切众生享，看到一切众生幸福快乐，自己倍增快乐，这才是她的享受，因为一切众生就是自己。

所以，老菩萨常常告诉我：“你们高兴，我就高兴。什么事情我都没有意见。”她说只要我们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她一味随顺。

## 本著良心做人

但是，对于照顾老人，她很坚持原则，所谓择善固执。曾经一位义工数度要求替她照管钱财，她坚拒不受，告诉我“那些钱不是我的，是用来照顾老人。”那点有限的存款，几十年来都由她自己运作，如果钱归那位义工管，她拿什么来照顾老人？后来，那位义工愤而离开，不再亲近她，真可惜！



不过，这位义工也很有善根，隔没多久，又托人送了点钱给老菩萨。发生这件事之后，她告诉我：

“我们人死的时候，只有良心会跟着去，来生去何处，上天只会审查我们的良心好坏以做决定，而不是财富地位，一切都带不走。那位义工来很好，不来也好，不来是他自己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只是本著良心做人。”

她强调：“人家为什么捐钱给我？是因为我的工作，知道我会用来照顾贫困穷人，才捐钱给我。”

她从来不花一分钱在自己身上，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自己没有赚钱，如果用一分钱。就是在穷人身上抢一分钱来用，怎么忍心！而她所需穿的衣服，都从旧衣堆中捡来洗净再穿，一辈子穿佛门所谓的粪扫衣。

她的粪扫衣，一件可以穿几十年，不像我们一般人，一件新衣顶多穿几年，不流行的衣服纵然很新也不再穿。有一回，我陪她到电台接受一个小时的华文访谈节目，她身上穿的就是她最好的一件，几乎达三十年之久的粪扫衣，实在令我惊叹不已，万分佩服。她那件衣服，我曾经在她八十五岁时做为杂志封面人物的照片上见过。她曾经做过好几本杂志的封面人物。

人家捐给她再多的钱，像几十万台币，她也从来不花在自己身上一分一毫。不仅如此，她在1941年以前，用自己的劳力辛苦赚取的薪水。她也说不是她的。我很奇怪，为什么？她有自己坚持的想法：

“我为什么有体力，可以健康去赚钱？全赖上天给我的，不是我自己有健康体力。上天照顾众人，我当然也要帮助上



天照顾人，所有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老菩萨这么跟我说。

所以她从1933年开始，就把所赚取的钱财，扣除自己微薄的饭钱、房租，以及上班往来的交通费外，悉数捐给当时的流浪汉。当时她在香港，从事通讯社秘书的工作，通讯社的老板是一位德国人，付给她的月薪相当高，是一般人的七倍半。而香港当时有许多人无家可归，流浪街头。

往后几十年，她从英国到南美洲，再到乌拉圭、巴拉圭、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等国，开设老人院以及义务照顾病苦。只身离家在外三十多年，当时她的年逾八十的老母亲仍住在马来西亚槟城，叫妹妹写信要她回来，信中说道：“世界上的穷人到处都有，妈妈只有一个。”因为母亲这句话，她于1961年回到槟城老母亲的身边，1963年再带母亲到新加坡与姐姐同住，她在新加坡一直住到现在，极少出国。

她很欣慰地告诉我：“我回来后还有福气照顾母亲整整二十年，母亲过世时我随侍在侧。我的母亲也是健康又高寿，104岁往生。”

## 这个身体不是我

85岁她自称还很年轻时，被迫从自己开设办得很好的老人院退休，只好另设一个小型的HEART TO HEART SERVICE（心连心之家），继续义务照顾贫病无依者的工作。而她自己开车也开到八十五岁，因为当局不再续发汽车执照给她，当时她想争取，她问发汽车执照的人：“我的体能检查都通过，视力还比一般好，你为什么不再续发执照给我？”那





个人无奈地说，原因是年龄：“您已经八十五了，我们不可以再发执照给您。”

许多人见过老菩萨表演瑜珈，她说是年轻的时候（也就六十九岁高龄），拜一位从印度到新加坡来的印度老师学瑜珈，之后每天练习，一直到现在。她认为每天早晚做两次瑜珈，是保持身体灵活健康最主要的因素。她也常常教我们：“你心里想自己年轻就是年轻，想自己老就是老。”这也即是老和尚时常教导我们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全看自己怎么想。不只是个人的身体，小自正报最小的汗毛，大至依报的虚空法界，十法界依正庄严，都从心想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每个人心想不同，所以把一真法界，想成十法界。

在台湾时，有许多记者来采访，曾经有人很客气地问她“请问您老人家，是怎样保养身体的？”她回答记者“老人家？不是我。”把我们笑翻了。而她的心境确实很年轻，所以她不老。

有一片光碟是几年前录制的，名为（102岁的年轻人），相信许多同修都看过。和她在一起，她常常是众人的开心果。她待人一味真诚，从谈话可以感受得到，言语都是从清净心中流出，直接了当，绝不拐弯抹角，反应灵敏，头脑清楚，与任何人说话，谈笑风生，106岁的高龄，依然幽默风趣。

她曾经很清楚地指着自己的身体对我说：“这个身体不是我”。这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我问她何以故？她说：“这个身体，我叫它不要起皱纹，它不会听我的话；我叫它不要饿，时间到了肚子还是会饿；指甲自己会长；想长高一些也



不行。可见身体不是我，只是暂时借我用而已。”她又强调，纵然如此，我们还是要好好照顾这个身体，让它可以为别人服务，照顾别人。至此，我终能理解老和尚所说的，穿衣吃饭都是为众生。

现代人工作，唯一也是最主要的条件——薪水高，工作轻松。如果有一间公司比他现在做的职位待遇高，不管现在公司对他有恩无恩，他就跳槽到别家去了。但是老菩萨恰恰相反，从四十多岁开始，给人工作唯一的条件是，“不要付给我薪水。”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匪夷所思。而且工作再怎么辛苦她也不怕，重要的那些穷苦人既付不起医药费，又需要她。

## 永远的学生

老菩萨在四十七岁那年，才到英国读专业护理，我问她为什么要选择英国，在自己国家读不好吗？她说：“我小时候没有书读，我是一个世纪前（1898年出生于中国汕头）的人，中国当时重男轻女的观念非常严重，我五、六岁大时，抱着一枝比我人还高出许多的扫帚扫地，看到坐在桌前写毛笔字的舅舅，我抗议：“不公平！你人这么大，用这么小的扫把（毛笔），我人这么小，用这么大的扫把。”舅舅骂我：“走开！你是丫头！”从那时起，我暗自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读许许多多的书，不要一辈子给人扫地。

身为女子，在当时社会，她确实没有资格入学，所以不识华文字。但是在英国，她是外国人的身分，不懂得外国的



语文是很自然的事。我想。纵然她当时挂有中小学的文凭，英国校方也未必承认。而又有一个问题，这间学校只招收十七至二十五岁的学生，她还远超过求学历，如何令校长收她这一名老学生？她说：“我写了一封信给校长，说明我发心终此一生，把整个生命奉献给穷人、病人，而为了更正确有效照顾他们，必须懂得医学方面的知识。因此校方破例接受我超龄入学。”

诚然，她一生做的就是照顾贫病人的工作，所以老天爷也特别照顾她。

在台湾，有许多热心的菩萨，在各地为她办了共七场的座谈会，正好让她环岛一周。观众当中最想知道的是“如何保养身体？”、“为什么超过一百岁的高龄还不见老？”、“平常吃些什么？睡眠多长？”等等的问题。

每一场讲座我都和她一起上台，她要我坐在身边。她一一回答观众的问题，最后，我给大家做补充说明：“净空老和尚常说，健康长寿的因是无畏布施，许哲居士从1933年以来至今，做的都是义务照顾无依老人、病人的工作，所造的因深，所结的缘广，非一般人所能及，当然比一般人健康长寿；我们应当学她照顾病苦，而不是学她吃什么，怎样保养身体？”

事实上，她从来不会注意自己应该吃什么才是足够营养，何况她一天也只吃简单的一餐。

又有人问她“您都照顾别人，谁照顾您？”她答道“老天他会照顾我。”

她常常比给我看，说我们的头顶上空都有一位神在看着



我们。至于善恶，她心中无所谓善恶，更无是非。

## 他发脾气是他的事

她一生没生过病，也不曾发过脾气，有人问她：“如果有人对您发脾气，怎么办？您会怎么做？”她回答说：“那是他发脾气，不是我发脾气；是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意思是说应该问他怎么办，不是问我怎么办？我们知道嗔恚坠地狱。

又有人问她：“您所照顾的老人之中，有脾气很不好的，对您发脾气，你会怎么做？”她说：“我会静静地握着他的双手，对他微笑。”她又补充说：“对于那些骂我的人，我会念很多（阿弥陀佛）给他。”

她解释道，人为什么会发脾气，为什么会骂她，是因为人内心磁场紊乱，她念佛希望能帮助他，把他心里面的脏东西去掉。

从老和尚讲经中我们学到、（心里虚空法界，身是国土众生），（十法界依正庄严是一个自己），我能体会老菩萨的做法，就是清净自己的法身。我们之所以会看到恶行，是我们自己的恶心所起现行，不能怪别人，要检讨自己。“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这一点老菩萨真做到了。人家不喜欢她，她绝不会怪别人，而是回过头来反省自己做得不好，应当如何改进。老和尚所演述的理论，她都做到了。她五年前才请老和尚为她作皈依，其一切行虽然不是从佛法中来，但所演绎的与佛法不谋而合，正如《金刚经》上说：“是故



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

我们要向老菩萨学习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我陪同她到台湾的这段期间，半个多月，朝夕与她相处，获益良多。我曾经好奇地请教老人家，您早晨睡醒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当然，我们学佛人早晨醒来第一个念头是（阿弥陀佛），是最好的。”她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希望全世界人都平安。”这是我要向她学习的。我又将之扩大，希望遍法界虚空一切众生皆安乐。这样观久了，心量自然大，所谓“量大福大”。

而她现在确实福报很大，我们所能看到，外表的她健康长寿，内在的她则自在安乐，心想事成。她告诉我：“我这个人很奇怪（好像说别人似的），常常，像今天刚动个念头要吃什么，才走出几步，还没到小院外，就有人送来给我，通常都是不认识的人，开车停在我家门口，就递上一包东西说：“这个给你吃。”而所送来的东西，正是我心中所想的。经常都这样，所以她的冰箱一向满满的，从来无须花钱买。”

## 要长寿，不要老

老菩萨还有一件事是我们后辈所不及的，她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她绝不会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尤其是华文，她所听到的，如果不懂得怎么写，马上就要我们写给她看。在台湾时，常常是拿着餐用纸巾就要我写，我当然很乐意。她更是喜欢看书，看到好书就忘记睡觉。近年她家的小客厅，又增加了两个大书柜，都是人家捐赠的。除了每个月善心人士送来，等待分派给老人的米粮之外，就属书最多。



老菩萨既然无我，当然也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四相俱离。她无我相，所以健康长寿，七十年来总不疲不厌地照顾别人；无人相，心中没有一个恶人，她说她看到恶人、恶事，就像看到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一样，知道有人走动，不留印象；无众生相，所以她心性净纯善，没有丝毫执著；无寿者相，令她长寿不老，她的一句名言是：“只要长寿，不要老”。完全是菩萨的境界，很值得我们的学习。

到台湾参加《全球热爱生命奖章》颁奖典礼，抵达台北之后才知道陈总统会接见所有得奖人，我也陪老菩萨进总统府见到了总统。在总统府，老菩萨在主办单位准备的垫子上，表演瑜珈给总统看。当天，几乎每一家晚报都以头条新闻报导，一时，老菩萨俨然成为大人物。我们在台期间，老菩萨几乎每天都上报。

隔天，主办单位安排了一场音乐会，我们也见到了吕副总统，之后又安排我们到台北市政府，拜会马市长，市长向我们每个人亲切握手寒暄，大家对她赞不绝口，并留下深刻的印象。

老菩萨很自在，她到哪里都一样。她说有机会，台湾一定会再去，她说当地人都很好，很热情。她在台湾的每一场讲座，少则数百人，多则一千多人参加，大家对她都很爱戴。

但愿，老菩萨能够长住世间！



## 在菩萨的怀抱里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是我对许哲女士的第一印象。

2002年五月，在圆山饭店周大观基金会举办的《第五届热爱生命奖章》的记者会上，我看见了这位104岁，面容光滑、满头银发的长者，她严肃坐在席上，沉静的面庞透出笑容，却像稚童那般纯真。

我翻阅手中的新闻稿，看看几位受奖者的资料，这位百岁人瑞的生命故事最引起我的好奇。

当天晚上，我透过电话，冒昧地要求做采访，她犹豫了一下，没有拒绝。

依约走进她的房间，（阿弥陀佛）的圣号萦绕，整个室内充满着平静、祥和的气氛。

那位严肃的长者端坐在窗边，静候着我。她平静地望着我，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气质。陪同她前来台湾的陆丽珍居士告诉我，许哲女士习惯事前约好时间，这才知道，自己临时要求采访，打扰了她的作息。

但是她很慈悲，满足我的愿望。

我毕恭毕敬地称她（老菩萨）。她身旁的陆居士不禁笑了，她告诉我：“你不要称她老菩萨，她才104岁，还很年轻。”于是，我随顺大家的习惯，改口称她为“sister”。

sister 看看我，一开口便给人暖暖的情意：“你很辛苦，



这么晚了还要工作。”

我向她致歉：“因为您在台湾的行程匆促而短暂，只好利用您晚上的休息时间冒昧打扰。”

她微笑地说：“我没关系，只怕我的一生很平淡，没有什么故事好写，浪费你的时间。”

她请陆居士在一旁充当翻译“她担心自己耳朵重听，听不清楚我所说的华语”，在昏黄的灯光下，她悠悠地打开一个世纪前的记忆之匣……。

“1898年，我出生在广州汕头……”

一百年前，记忆回溯到清末之际，列强的洋枪大炮瓜分中国的年代，那是一段遥远的历史，在眼前这位长者口中却鲜活起来。

当她描述年少时的叛逆，使她从中国南方的偏远小农村，一个目不识丁的儿童转变为以照顾他人为一生的使命时，她的眼中闪耀出温柔的幽默和智慧！

那晚，两个小时的访谈一百年悠悠岁月，岂能滔滔诉尽？只能撷取其中几个重要的年代、事件、人物，缀连成一篇七千多字的故事，收录在《爱，使生命发光》一书。

2003年初春，接到周大观基金会董事长郭盈兰女士来电，邀我赴新加坡采访许哲女士，为她作传立书，我欢喜承允。因为，之前的《许哲小传》受限于访谈时间，文章只能做重点陈述，我正为此感到遗憾。如今，有机会再一次去亲近她、采访她，真是我的福报。

一百年的生命，何等丰富！何等动人！

事前的联系，得知 Sister 即将赴澳洲，每天的行程几乎





都排得满满的。我请陆丽珍师姐代我向 Sister 商量，希望我能在我赴新加坡的十天行程中，每天拨一点时间接受采访，Sister 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过去，我未曾到过新加坡，也无亲友在星国，当地的住宿、交通等一切事宜，都是透过丽珍师姐的费心安排。也因为丽珍师姐的关系，结识了另一位重要的助缘——陈素凤师姐。

第一天，在丽珍与素凤两位师姐的陪同下，我来到 Sister 的家中，一处幽静的矮房。屋前有个院子，青翠的草地是她每天静坐的地方，屋内的客厅并不宽敞，搁置着一张长条桌和两个大书柜，空间虽然窄小，却收拾得极为静洁。

因为与 Sister 在台湾有过一面之缘，再次会面，Sister 显得不那么冷肃，而是一种极为自然的亲切。我礼貌地报告此行的目的，并递上我的著作和名片，她看了一眼，随手放在桌边，开门见山便说：“我们先把这几天的时间安排好，这样你方便，我也方便。”

于是，她打开一本记录着行程的笔记本，在密密麻麻的行程中，慈悲地拨出四天八个小时的时间给我，同时，应允我参加她星期日派送食物、救济金给老人的活动。

时间一敲定，我便赶紧打开录音机，直接进入访谈的主题。

Sister 笑着谦称：“很多事情我记不得了，因为我不知道一百年后会有人来采访我。”

实际上，她头脑清楚，思路分明，回溯往事，历历在目。说起小时候的糗事，她吐了吐舌头，像一个天真的孩子，露



出顽皮的笑容。

我的思绪随她的回忆，轻快地奔跑在角石的山径上，在溪边捣衣，爬到树上摘野果……。

“时间到了。”坐在一旁的忠义师兄（Sister 的义子）指了指时钟，正好四点整，毫不通融地喊停（忠义师兄为了照顾 Sister 的身体，不致过度劳累，严格控管采访时间。）

下午二时到四时，一百二十分钟飞速而逝，我贪婪地想往下听，却不得不依约暂停，内心响起愕然的叹息！

回程的车上，素凤师姐告诉我：“有一位谭老师，曾经以潮州话做过 Sister 的专访，你要不要先听听录音带，再补充不足的地方？”

“我当然愿意，只是听不懂潮州话。”我无奈地说。

本身也是潮州人的素凤师姐，二话不说，将车驶回她家，找出录音带，两人便在她那宽敞的大厅里，埋首做功课。

往后的访谈，都是素凤师姐驾车接送，丽珍师姐陪同当翻译。Sister 是个极重视时间观念的人，约好下午两点，最好不要迟到或早到。因此，我们总提早十分钟到 Sister 家门口，坐在车上等候，等到两点整，再去敲 Sister 的门。

每一次的访谈，我都沉浸在 Sister 动人的生命故事中，平易近人的 Sister 有着极大的能量，与她相处，总感到内心特别平静、祥和。

访谈中，一触及父亲的话题，她会直接说“我忘记了。”乍听以为，她刻意去遗忘那一段没有父爱的童年。事实不然，她之所以不提及父亲，是为了（保护）父亲，因为一旦如实陈述，那移情别恋、抛妻弃子的行止将有损父亲形象。



她一提到父亲，声调突然变得很小声：“不要说，说出来对他不好。”仿佛怕别人听见。我一再沟通后，她才愿意重提旧事。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会长李木源居士，提起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他说：“许哲的父亲晚年流落到香港，贫病交迫。母亲得知后告诉许哲，许哲不计过往，将父亲接到身边，奉养到终老。”

有一天，谈到 Sister 初恋男友坠机身亡的段落，丽珍师姐问：“Sister，当您面对自己最心爱的人死去了，怎么处理那个悲痛？”

我静坐一旁，内心起了小小波澜，我知道丽珍师姐此话是代我而问，因为，当时我正陷落在丧夫的悲痛中。

“死亡是很正常的事，悲伤也是难免的，因为有感情，就一定会不舍。但是，一直沉浸在悲伤中，对我们没有好处。我怀念他，会想过去美好的事，但不保留失落的感觉，以免徒增痛苦，那样没有意义。我们每天还有好多事要想、要做，为什么要想那不愉快的事？”

Sister 诉说着自己的心情，其实是给我明朗的（开示）。随后，当丽珍师姐将我的故事告诉了 Sister，她突然拿起几天我送给她，她却一直搁在桌上的书。

“这是你的名字？”她指着书上的名字问。我点点头。她说：“你要去想一些快乐的事，不要让自己不快乐！”

事后，丽珍师姐告诉我“其实，来采访 Sister 的人很多，她都不会去注意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你知道 Sister 今天为什



么特别看了一下你的名字？因为她每天早起静坐、念佛，都会为那些正在受苦的人祈祷，她知道了你的情形，她将为你祈祷。”

当下，我热泪盈眶，多么慈悲的一位长者。

星期日，Sister 答应让我们参与她食物派送的工作。那天早晨九点，抵达 Sister 的住处，已经有十几位义工在屋内等候，同时，还有新加坡大学社会系的一组学生，扛着摄影机，准备拍摄 Sister 赈济的画面，做为她们的作业报告。

Sister 行事严谨，发送物资之前要先开小组会议，十四户人家分成四组派送，每一组清点各户的物品，并标上姓名，以免弄错。

Sister 派送食物相当细心，事前先了解每一位老人喜欢的食物和口味，例如，谁喜欢喝咖啡，谁喜欢喝茶，谁的咖啡要三合一，她都一一记录下来，尽可能地满足每个人需求。

同时，她对待老人的心相当恭敬尊重。她同意我和新加坡大学的同学们随同采访，却不允许我们在未徵求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拍摄老人们的画面。

“你们要拍照，一定要事先询问，要尊重老人家的想法，看他们愿不愿意接受拍照。”

Sister 说话的当下，我和摄影的大学生已经拿起相机和摄影机开始拍照、录影。Sister 马上站了起来，指着我们：“你们没有问我可不可以拍，怎么就开始拍了呢？”

我和那位摄影的同学登时脸红了，怀着歉意地问：“我们可以拍您吗？”



“可以。”Sister笑着点点头。

分组完毕，她领着义工走出屋外，见扛着摄影机的同学又开拍了。

她指着摄影机，大声地说：“喂！你没有问我要不要让你拍，怎么又拍了呢？”

其实，我知道Sister介意的不是我们拍她，之所以要一再提醒，是担心我们只想到自己的工作，忘记了老人们的感受，一到他们的家中，不经询问，拿起摄影机就拍，这样太冒犯老人了。

这位充满爱心的长者，给了我们这一群鲁莽、冲动的孩子当头棒喝。

我们随同Sister来到一处政府组屋，只见她一步步地爬上楼梯，身手矫健。这位百岁老人的体力和腿力一点都不差，还不时回过头来，关照身后的这些年轻人。

她轻敲老人的门，开门的是一个年过八旬的老太太，削瘦的面庞一看到Sister，立刻展露灿烂的笑容，她紧紧握着Sister的手，欢喜激动，如见亲人。

Sister亲切地询问老太太的身体状况，如同关心长辈一般。实际上，Sister比老太太年长将近二十岁，而外表看来却是年轻许多。在征得老太太的同意，我们拍下了Sister和老太太的喜相会。

随后，Sister探访另一个贫户。这位男人年纪约五十，因糖尿病而截去双腿，妻子弃他而去，留下一名儿子与他相依为命。男人见到Sister如见慈母。立刻红了眼眶。Sister拍拍



他的背安慰着，并关心他那位正在求学的儿子。

丽珍师姐私下透露：“每到过年，Sister会发送红包给他们，总会多一个红包给这位先生，因为Sister想到他的孩子还在读书，过完年就要注册。”

受限于本身的经济状况，Sister赠送的红包没有太多钱，但是礼轻情意重，那一份情，深远殷重！

停留新加坡期间，每一天的行程都满档。因为Sister只能给我八个小时的访谈时间，其余不足的部分，便寻求亲近过她的人来补强。

素凤师姐开车前往菩提院，见到了当年指导Sister《般若心经讲记》的谭秀观教师和美香、素环两位师姐，他们欢喜热心地提供我许多实贵的资料。尤其是谭老师，几度到他家中叨扰，畅谈至深夜。谭老师还找出当年（抢救）下来的一张Sister手抄《心经》、画面极为动人的照片，无条件地赠我，只希望这本书能圆满、顺利地完成。此外，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会长李木源居士百忙之中接受采访，谢德发居士、赖玉珠师姐、王雪师姐、惠妮师姐等人提供了许多有关Sister珍贵的故事与照片，使我掌握到一个更完整的（许哲），我内心真是感激、感动又感恩！

从旁人的口中，我才得知Sister的口述历史，其实漏掉了不少珍贵镜头，例如，当年，黄金辉总统曾邀请Sister一起喝下午茶。这一般人视为难忘的荣耀，Sister却只字未提，或许她已经遗忘。因为，受邀与总统喝下午茶，也只是（随顺众生），她的心关注的是那些受饿受冻的病苦人家。



至于，得过哪些奖项、上过哪些电视专访、当过什么杂志的封面人物，她更视为过眼云烟。早忘了！

许多东西，对 Sister 而言都不重要。荣耀、奖状、奖杯、照片和有关她的采访报导，她都一概不留，她认为：“我只是尽本份在做工，这些东西一点都不重要，留着干什么？我照顾人都没时间了，哪里还有时间照顾这些东西。”

因此，连为她著书立传这件事，Sister 个人也完全不在意。她之所以百忙之中拨冗接受采访，是顾念我远自台湾而来，慈悲地满我之愿，协助我顺利地完成工作。

后生晚辈之所以急于抢救、保存这些珍宝，是因为 Sister 的（身）、（语）、（意）皆是宝，留下影像、语音、文字、可以做为后人学习的典范。

Sister 唯一保存的是书，书是她一辈子的知识宝藏，非常珍惜。她认真求知的精神，永远像个初学的孺子，有一字一句不明白，必定翻阅字典，以求真知明晓。

十天的采访，每一天都活在感动中，被 Sister 的慈悲感动，被丽珍的真诚感动，被素凤的热心感动，被谭老师的无私感动……。这一群新加坡的朋友们，素昧平生，却不计辛劳、倾心相助。我一则感谢他们诚挚的情谊，一则感恩佛菩萨的安排，若非佛菩萨欲成就此事，怎会让我遇到这一群善知识，给予我无私的帮助与鼓励。

另感谢马来西亚的记者朋友叶秋红、江子，同意让采访稿收录于书中，感谢谭老师、丽珍特地为本书执笔为文，侧写许哲女士，因为大家的热情与发心，共襄盛举，使本书更



加丰富而圆满。

采访的过程中，我一直有一种强列的直觉——这是佛菩萨交付的使命——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美善的助缘。

离开新加坡的前夕，我请求素凤载我前去向Sister辞行。深夜，又是一次没有事先约定的造访。

Sister没有介意我的唐突，只是亲切地问：“在新加坡的这十天是否一切顺利？”

我合掌鞠躬，深深深深地感谢这位慈悲的长者，她的行谊，给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教育和启发。

离开前，望着她慈蔼的面庞，我不禁脱口而出：“Sister，我可以抱抱您吗？”

她微笑地张开双臂：“当然可以。”

我俯身在她的怀抱里，那个爱的拥抱，仿佛是菩萨慈悲的能量，为我脆弱的生命，灌注了喜悦、静定和平安。

我因欢喜而泪水盈眶。

在莹莹的泪光中，我仿佛又看到Sister那瘦小的身影，忙碌地指挥着一群义工，编列车队，提着赈济物品出发……。

菩萨无我，却有着千手千眼；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不为自身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我看见——菩萨在人间。





心灵平和、给人安乐，是健康快乐的秘方。

你心里想自己年轻就是年轻，想自己老就是老。

这个身体，我叫它不要起皱纹，它不会听我的话；我叫它不要饿，时间到了肚子还是会饿；指甲自己会长；想长高一些也不行。可见身体不是我，只是暂时借我用而已。

有人问我：“如果有人对您发脾气，您怎么办？您会怎么做？”我说：“那是他发脾气，不是我发脾气；是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悲伤。

忘记不好的事，每天都过得很快乐。

世人皆是兄弟姐妹。

我保持健康不是为了要求长寿，我只是不想因病而连累他人。

我一天通常只吃一餐。小时候是因为没得吃；当护士时是因为忙；现在则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我的身体就只需要这么多。

我有很多事可以做，又有很多书可以看，我感到自己真有福气。

我没有希望得到什么，所以也就没有失望。

不管我在哪里或跟谁谈话，我享受每一天、每一刻。

在宇宙中我们是幼稚儿，宇宙之母会给我们最好的安排，我接受一切。

爱人是我的信仰，良心是我的宗教。

今天做人，就今天做人。昨天拿不回来，明天不一定会



来。

穷人没饭吃，我怎能花钱去买衣服？

一天一天过，不要想未来，今晚睡下，明天可能就不必起来了。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不会老？我不觉得自己老呀！我不要老，所以就不老。

你的身体可以老，你的脑筋不需要老；老或不老，是你自己的选择。

只要长寿，不要老。

凡事尽心去做，做不好是缘不好。

好思想留下来，不好的放过去，就像让陌生人走过我们的门口。



## 许哲大事记

一八九八年 出生于广州汕头。

一九一五年 随同外婆和母亲一起渡海到马来西亚槟城。

一九二五年 二十七岁，正式读小学。

一九二九年 以三年半的时间完成七年级的基础教育课程。

一九三三年 为逃避婚姻而离开槟城来到香港。在香港苦学英文、速写及会计，进入通讯社担任秘书工作。

一九三九年 日本占领香港，避难到重庆。放弃原有的高薪工作，加入（和平公义队），全力照顾伤兵及难民。

一九四五年 赴英国学习护理。

一九五三年 远赴巴拉圭，服务于（兄弟会）的义务医疗队，照顾穷苦难民。

一九六一年 在母亲亲情的召唤下，回到槟城。

一九六三年 妹妹美贞因心脏病赴英疗养，陪同母亲一起前往新加坡与姐姐俊贞团聚。

一九六三年 在姐姐的引荐下，进入新加坡（广惠肇医院）服务，担任无给职义工护士，帮忙照顾老人。

一九六五年 在姐姐的资助下，独立创办养老病院。

一九六七年 开始学习瑜珈。



一九八三年 被新加坡福利局强迫退休，转而照顾独居病老人士。

一九八六年 赴印度拜访瑜珈上师。

一九八八年 四月，荣获新加坡建力士公司颁发的（建力士英勇奖）。

一九九四年 荣获新加坡保险协会奖。

一九九九年 皈依净空法师，成为佛门弟子。

二000年 三月，获新加坡时报期刊颁发的（第九届杰出女性）特别奖。

二00二年 五月，荣获中华民国周大观基金会颁发的（第五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章）。

二00三年 三月，荣获澳洲昆士兰大学生颁赠哲学名誉博士。

十一月，获颁新加坡（积极长青市民奖）。

目前，许哲除了继续照顾独居的病老人士，计划成立一个家庭式的（心连心之家）收容中心，为那些被遗弃的穷苦老人、少女、儿童及受虐妇女提供一个中途站，给予他们家庭成员般的关爱，并以恭敬心建立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 内容简介

一百年有多长？一般人很难亲身体会。比一百年还长呢？而且是充满大爱的一生呢？她是许哲，创造了生命的无限可能，一生的故事就铺展在我们眼前。

许哲的人生充满传奇，她二十七岁上小学，四十七岁学护理，六十七岁独力创办养老病院，六十九岁学瑜伽，九十岁学佛，一百岁更用功学中文。今年已106岁的许哲，英文名字（德蕾莎），梵文名字（爱）（Prema），过着一日一餐的简朴生活，倾尽一切照护孤老贫病，毫无保留，有人称她为（东方德蕾莎）。（爱），这条简单的道路，许哲默默行走了一个世纪。

许哲的心灵活泼年轻，永远有旺盛的学习和求知欲，肤容犹似六十许，面貌慈悲，耳清目明，每天静坐、阅读、运动、做义工，她的不老奇迹，见证了爱与奉献的动能。

这位人间义工、永远的学生跨越了三世纪，她是世界人，她的爱属于全世界，本书只是为她的毕生事迹加了个小小的注脚。



**执笔者**  
**宋芳绮**

第三届全球生命文学创作奖得主，著有《生命之光 - 周大观》、《小星星的愿望 - 周大观的故事》、《活着真好 - 轮椅巨人祈六新》、《活出自信 - 分享祈六新十二则生命写真》、《上帝的宝石 - 天才自闭儿》、《因为真心所以幸福》、《因为真心所以有爱》等。

**责任编辑**  
**马兴国**

中兴大学社会系毕，资深编辑。



最富足的生活看起来是最困苦的，  
爱挑剔的人在天堂中也能挑出毛病，

爱你的生活，不管它是多么困顿，  
你可能会在其中体验到无比的光彩与喜乐，  
映照在救济院窗户和富人住屋上的阳光同样灿烂，  
门前积雪同样都会在春天消融。

摘自《简单富足》



我不希望以削弱别人的方式来使自己壮大，  
也不希望在致富后引人嫉妒；  
但求我能够自给自足，  
并让穷人高高兴兴地离开我家门。

——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每个人，或迟或早，都会碰到大放弃的时候。

——罗素 (Bertand Russell)

放弃！——各位，学会放弃吧！

这是人的终极目标，

迟早会展现出他的力量.....

——歌德的《浮士德》(Goeth' s Faust)

- 摘自《少即是多》

由徐建华赠予，因立志终生以  
优质环保日用品和科学方法助  
人，特留赠曾凤升。

2005. 6. 29 郑炳斌

非卖品 结缘赠品



